

全論語

第三
卷四

131
4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三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通考



勿軒熊氏曰首言夏殷周之禮次言夏殷不足徵而後有從周之說周表禮樂廢壞於魯蓋傷之言禮二十一章言樂三章通言禮樂一章夫子出處一章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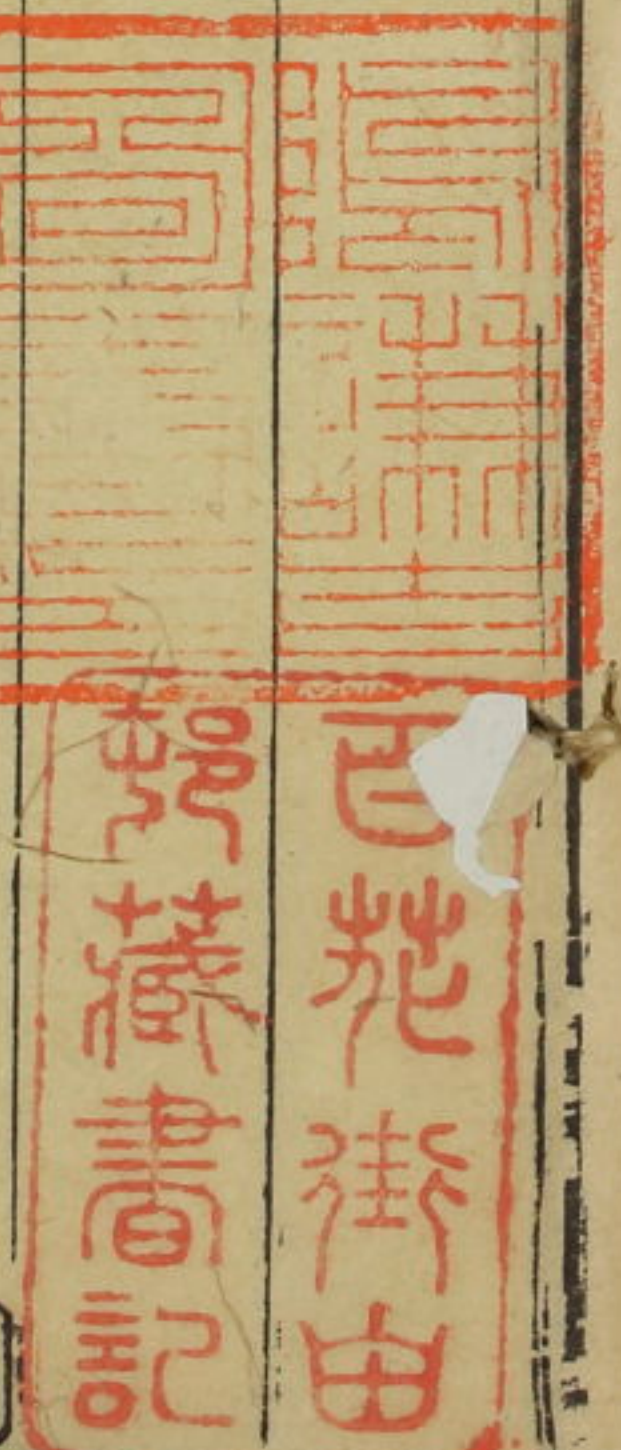
佾音逸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

胡氏曰古者有姓有氏三家為桓公之後皆姬姓又自以

仲叔季分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為三氏也

門 仁 12
號 131
卷 4



俗人數如其俗數

天子八八六十四諸侯六六三十六人餘微此

或曰每

俗八人

六俗六八四十八人餘微此

未詳孰是

左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

焉萬舞名公問羽數於衆仲衆音終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杜預註云人如俗數疏引服虔云每俗八人○問八俗舊說有謂上下通以八人為俗者何如朱子曰是不可考矣然以理意求之舞位必方豈是其俗少而人多如此哉

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

邢氏曰僭於家廟舞之

孔子言其此

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

疾之之辭

洪氏曰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云爾者正君臣之大義春秋撥亂之意也○雙

降饒氏曰忍字有敢忍容忍二義而敢忍之義為長

故集註以容忍居後○趙氏曰敢忍之忍春秋傳所

謂忍人是也容忍之忍春秋傳所謂君其忍之是也

○雲峰胡氏曰前一忍字指亂臣賊子之心而言後

一忍字指春秋誅亂賊之法而言○新安陳氏曰自

王政不綱亂臣賊子無所忌憚故敢於僭竊殊不知

君子畏義安分自不忍於心豈問天吏之有無哉以

此言之前說為優然自秉春秋之筆者言之則後說

亦足以塞亂賊之膽也○東陽許氏曰季氏以大夫

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於廟庭此事尚可敢忍為之何

事不可敢忍為之此忍字就季氏上說季氏以大夫

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於廟庭其罪不可勝誅此事若

可容忍而不誅則何事不可容忍此忍字

就孔子上說如此說則說得兩可字意出○范氏曰

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色界以兩而已故兩之間

不可以毫髮僭差也自入殺其兩而為六以下依此孔子為政先正

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

當為不敢須臾處上聲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

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朱子曰為人臣子只是一箇尊君敬上之

心方能自安其分不忍少萌一毫僭差之意今季氏

以陪臣而僭天子之倫尚忍為之則是已絕天理雖

悖逆作亂之事亦必忍為之矣○問小人之陵上其

初蓋微僭其禮之末節而已及充其僭禮之心遂至

於弑父弑君此皆生於忍也故孔子謂季氏八佾舞

於庭是可忍也曰敢僭其禮便是有無君父之心○

南軒張氏曰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之舞自賄其數

而安焉於此而忍為則亦何往而不忍也亂臣賊子

自有不容已者

之萌皆由於忍而已忍則安之矣○慶源輔氏曰范

氏就制度上說故以容忍為義言不可容忍之甚也

謝氏就心上說故以敢忍為義言其心既敢於此則

雖極天下之大惡亦敢為之矣○謝氏先論人心之

本然以見季氏之忍心僭逆次又推極其忍心僭逆

之害使讀之者惕然有警於其心而防微謹獨之意

容已者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莫取於三

家之堂徹直列反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

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

助祭之諸侯

穆穆深

遠之意天子之容也

主祭者天子

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

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

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

朱子曰八佾只是添人數未有明文故只就其

事責之雍徹則分明歌天子之詩故引詩以曉之曰汝之祭亦有辟公之相助乎亦有天子之穆穆乎既無此義焉取此詩○雙峰饒氏曰上章是罪其僭此章是譏其無知惟其無知所以率意妄作以取僭竊之罪上章是可忍也是言其不仁此章無知妄作是言其不知惟其不仁不知是以無禮無義
○程子曰周公之庭蓋廟制室外為堂堂前為庭

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

去聲所當為

西山真氏曰子無父母則無此身已

因父母而有此身則事親自合盡孝君無君上則無此爵位已因君上而有此爵位則事君自合盡忠此只是盡其本分當為之事非過外也
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

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

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朱子曰這箇自是不當用便是成王賜周公也是成

王不是若武王賜之也是武王不是雍詩自是成王之樂餘人自是用他不得武王已自用不得了何況更用之於他人又曰使魯不曾用天子之禮樂則三家亦無緣見此等禮樂而用之○胡氏曰按禮記明堂位篇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祭統云成王康王追念周

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僭天子之制三家僭魯遂至於僭天子程子所以追咎賜受皆非也周公立為經制辨名分於毫釐間將行之萬世而身沒犯之將行之天下而子孫違之豈非周公之衰乎○賈氏曰未嘗有天子之容未嘗有辟公之相魯為諸侯之國自不當用而况於三家之陪臣乎季氏非憐然不知其不當用蓋一念之無君由之而不自覺則乾侯之避豈待昭公而後知哉易曰臣弑其君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為國者其可不明禮分於平時及其權歸而勢得而後從而禁之亦已晚矣○厚齋馮氏曰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唯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故得以習用魯廟之禮樂而僭天子矣夫天子之禮樂作於前安然不以動其心則凡不臣之事皆忍為之矣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亾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

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

朱子曰人既不仁自是與那禮樂不相管攝禮

樂亦不為吾用矣心既不仁便是都不省了自與禮樂不相干禮樂須中和溫厚底人便行得不仁之人渾是一團私意便不奈禮樂何○勉齋黃氏曰仁者心之德心之全德即仁也游氏云人心亾矣於仁之義最親切○慶源輔氏曰不仁則心無其德雖謂之心亾可也○新安陳氏曰孟子云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游氏說當

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朱子曰程子說固好但少疎不見得仁仁者本心之全德人若

○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

本然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爲自有序而和若此
 心一放只是人欲私心做得出來安得有序安得有
 和仁只是正當道理將正理頓在人心裏面方說得
 箇仁字全○問禮者天理之節文樂者天理之和樂
 仁者人心之天理人心若存得這天理便與禮樂湊
 合得著若無這天理便與禮樂湊合不著曰固是若
 人而不仁空有那周旋百拜鏗鏘鼓舞許多勞攘當
 不得那禮樂○問仁者心之德也不仁之人心德既
 亡方寸之中絕無天理平日運量酬酢盡是非僻淫
 邪之氣無復本心之正如此等人雖周旋於玉帛交
 錯之間鐘鼓鏗鏘之際其於禮樂判爲二物若天理
 不亡則見得禮樂本意皆是天理中發出來自然有
 序而和曰是○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皆正理也此
 獨以仁言者蓋謂專言之而包四者之仁也○陳氏
 曰禮樂無所不在如兩人同行纔長先少後便和順
 無爭所以有爭只緣少長之序亂了又安得有和順

底意於此見禮先而李氏曰李氏名郁字禮樂待人
 樂後無序則必不和

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丘耕鏘干

反亦將如之何哉朱子曰游氏言心程子言理李氏

蓋心具是理所以存其心則在人也○慶源輔氏曰
 此章禮樂正指玉帛鐘鼓言故以李說終之○雙峰
 饒氏曰游氏說得仁字親切而禮樂二字欠分明程
 子說得禮樂二字有意義而仁字不親切必合二說
 而一之然後仁與禮樂之意方備程子無序不和是
 說無禮樂之本李氏鐘鼓玉帛是說徒有禮樂之文
 亦必合二說而一之然後如禮樂何之義方盡集註
 用意精深要人子細看○程子序字和字是就理上
 說若就心上說則當言敬與和不仁之人其心不敬
 不和無以爲行禮作樂之本雖有禮之儀文而儀文

不足觀雖有樂之音節而音節不足聽○(勿軒熊氏曰游氏兼禮樂之體用言程子專指禮樂之體李氏專指禮樂之用)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去聲

禮樂者發也

新安陳氏曰僭禮樂者即人之不仁者也本文無此意但以次於前二章之後

故云然

通考東陽許氏曰游氏正說收為本註程子

就凡事上說李氏主人言故在圈外程子說無序不

和亦是禮樂之本故在李氏前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

在是也故以為問

勉齋黃氏曰本之說有二其一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則性者禮之本

也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其一曰禮之本禮之初也凡物有本末初為本終為末所謂夫禮始諸飲食者是也二說不同集註乃取後說曰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則便以儉戚為本又取楊氏禮始諸飲食以

證之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

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問禮之全體朱子曰兼文質本末言

之有質則有文有本則有末徒文而無質如何行得當時習於繁文人但指此為禮更不知有那實處故放問而夫子大之想是此問大段契夫子之心○勉齋黃氏曰得其本則質文華實皆在其中蓋文之與

華亦因質與誠而生也有本則有末末固具於本矣如木有根本則有枝葉華實其本立則此木全體枝葉華實皆在其中也○雲峰胡氏曰須看在其中三字得禮之本則雖不便是禮之全體而全體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去聲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

哀痛慘怛當葛反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

朱子曰治田須是治得無窒礙方是熟若居喪而習熟於禮文行得皆無窒礙無那惻怛不忍底意則哀戚必不能盡○冠昏喪祭皆是禮故皆可謂與其奢也寧儉惟喪禮獨不可故言與其易也寧戚易者治

也言治喪禮至於習熟也喪者人情之所不得已若習治其禮有可觀則是樂於喪而非哀戚之情也故禮云喪事欲其縱縱爾禮貴得中新安陳氏曰此禮字兼吉奢

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新安陳氏

曰謂未合禮之中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

禮之本也朱子曰禮不過言凶二者上句汎以吉禮言下句專以凶禮言儉戚只是禮之本而已及其用也有當文時不可一向以儉為是故曰品節斯斯之謂禮蓋自有箇得中恰好處○禮初頭只是儉喪初頭只是戚然初亦未有儉名儉是對後來奢而言蓋追說耳東坡說忠質謂初亦未有那質只因後來文便稱為質○南軒氏曰禮者理也理必有其實而後有其文文者所以文其實也若

文之過則反浮其實而失於理矣夫禮而失於奢寧過於儉也喪而易焉寧過於戚也蓋儉與戚其實則存奢則遠於實易則亾其實其文雖備其意也○勉齋黃氏曰聖人因俗之弊感放之意而為是言本非以儉戚為可尚特與其流於文弊則寧如此耳其言之抑揚得其中正如此○葉氏曰論禮之中雖以奢為不遜儉為固與其失之不遜不若失之固猶為近本也是以用過乎儉喪過乎哀易以為小過謂過者小而得者大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

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

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

汗鳥瓜反尊而抔蒲侯反飲為之簠簋音甫籩豆音雷爵

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記禮運篇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

燔黍捭音璧豚汗尊而抔飲蕡若惟反捭而土鼓猶若可以致敬於鬼神注云古未有釜饗釋米捭肉加

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汗尊鑿地為尊也抔飲手掬之也蕡讀為出謂搏土為桴也土鼓築土為鼓也

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如字為之衰音催麻哭踊音勇之數

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記檀弓下禮有微情者節哭踊有以故與物者

〔衰經之制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哭踊無節衣服無制周衰世方以文滅質

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朱子

曰楊氏謂禮始諸飲食言禮之初本在飲食然其用未具安有鼎俎籩豆也方其為鼎俎之始亦有文章雕鏤繁而質滅矣故云與奢寧儉又曰楊說喪不可徑情而直行此一語稍傷那衰戚之意其意當如上面始諸飲食之語謂喪主於哀戚而為之哭泣擗踊所以節之其本則戚而已○慶源輔氏曰祭與喪皆禮也范氏與其不若之言正與夫子所謂寧字義相宜故引之為說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流於末也此常情之弊也物事也禮而儉則是事之未有文飾也喪而戚則是心之誠實自然也故為禮之本○雙峰饒氏曰放問禮之本而夫子不告之以禮之大本以其不切放故也○雲峰胡氏曰本有二

其末亦不同本根之本其末為枝葉枝葉出於本根而亦能莠其本根可相有而不可相無本始之本末流必有失禮始於儉末也必奢故曰與其曰寧孔子因未流之失不得已而為反本之論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三也

吳氏曰亾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上不聲

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去也厚齋馮氏曰諸

大也中國曰夏大之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無

非實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鄭氏曰八佾一篇

竊痛名分之紊亂其言與春秋相表裏有疾之之辭有鄙之之辭有斥之之辭有痛之之辭孰不可忍疾

之也。奚取於三家之堂，斥之也。人而不仁，如禮樂何？鄙之也。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痛之也。百世之下，誦其言，愬其心，猶見其凜凜乎不可犯也。○問程氏註，似專責在下者，陷無君之罪。尹氏註，似專責在上者，不能盡為君之道。何如？朱子曰：只是一意，皆是說上下僭亂，不能盡君臣之道。如無君也。○南軒張氏曰：夷狄雖正教所不加，然亦必有君長以統蒞之。然後可立也。春秋之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降而自大夫出，又降而陪臣竊國命，是以聖人傷歎以為夷狄。且有君不如諸夏之無君也。夫諸夏者，禮樂之所由出也。今焉若此，其變亦甚矣。○新安陳氏曰：夏所以異於夷，以有君臣之分耳。今居中國，去人倫，反夷狄之不如，春秋所以作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

。謂

子曰：嗚呼！曾為泰山不如林放乎？

女音汝，與平聲。

旅祭名。

新安倪氏曰：祭山曰旅。書曰：蔡蒙旅平九山。刊旅。

泰山山名，在魯地。

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

記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

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視者視其牲器之數。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冉有孔子弟子名求，魯人。時為季氏宰，救謂救。

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

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

厲激厲也。○朱子曰：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國內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

○南軒張氏曰林放猶能問禮之本泰山豈受非禮之祭鬼神雖幽不外乎理人心猶所不安神其享之乎意當冉有為其家臣時適有旅祭事故夫子欲其正救之○陳氏曰范氏說有其誠則有其神最好誠只是真實無妄雖以理言亦以心言須是有此實理然後致其誠敬而副以實心方有此神若無此實理雖有此實心亦不歆享如季氏不當祭泰山而冒祭是無此實理矣假饒盡其誠敬之心亦與神不相干涉神決不吾享矣古人祭祀須有此實理相關然後七日戒三日齋以聚吾之精神吾之精神既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聚自有來格底道理○雲峰胡氏曰林放一魯男子爾猶知厭其禮之末者泰山之神獨不惡禮之僭者乎夫子為是言豈林放請問之時正季氏族泰山之時歟抑林放因季氏之旅而有是問歟

○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

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

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

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問自八佾舞至旅泰山五段皆聖人欲救天理於將

滅故其哀痛一切與春秋同意朱子曰是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皆為諸侯大夫強僭而發而其辭則有輕重不同孰不可忍責之也奚取於三家之堂譏之也夷狄之有君傷之也嗚呼於泰山之旅不觀於既灌之後歎之也五世三世希不失以至三桓子孫之微則皆儆戒之微意而見聖人憫亂之心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

也君子飲去聲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

胡氏曰大

射之禮司射作三耦射三耦出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所謂三揖而後升堂也

下而飲

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

解立飲也

胡氏曰卒射北面揖揖如升射適次反位三耦卒射亦如之所謂射畢揖降以

俟眾耦皆降也司射命設豐於西楹西勝者之弟子

洗解酌奠於上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脫決

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射

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

解與立飲卒解坐奠於豐下與揖先降所謂勝者乃

揖不勝者升取解立飲也通考吳氏程曰勝者至飲

也作一句謂勝者揖之以升而飲也或於乃揖字句

亦通但不見我同升而彼飲之意又曰只可於下者

字微讀謂勝者揖之以升而飲也立飲謂不勝者坐

取解立飲也東陽許氏曰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

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

也射必有耦天子八畿內諸侯四畿外諸侯六大夫

二凡耦各服其所宜服袒決遂而立堂下阼階之東

南隅西面射時耦同出次西面揖旋轉當阼階北面

揖行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序而立於物

以飲樂作射者容體欲比於禮其節欲比於樂各發

四矢以較勝負一揖而復位俟眾耦升射皆如上儀

畢凡飲酒賓客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

爵勸飲之意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

以是為罰

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

若小人之爭矣非若小人尚氣角力之爭也朱子曰射有勝負是相爭之地而猶若此

是不爭也畢竟為君子之爭不為小人之爭爭得來也君子語勢當如此○慶源輔氏曰恭與遜皆禮之發也恭主容遜主事爭則恭遜之反也君子恭遜則自無所爭獨於射則皆欲中鵠以取勝故不能無爭然其爭也升降揖遜雍容和緩乃如此是則所謂禮樂未嘗斯須去身者其爭也君子謂其異於小人之爭也以是觀之則信乎君子之真無所爭矣○或問孔子言射曰其爭也君子孟子言射曰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此是全無爭潛室陳氏曰惟其不怨勝已者其爭也乃君子之爭而非小人之爭既謂君子之爭則雖爭猶不爭矣君子之爭者禮義小人之爭者血氣○雲峰胡氏曰射有似乎君子此則謂射之爭也君子蓋君子於射若不能不較勝負然不勝者未嘗少有怨勝已之心勝者亦略無一點喜勝之心但惟見其相與雍容揖讓而已豈不足以觀君子之氣象乎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倩七練反盼皆莫反絢呼縣反

此逸詩也

或謂即衛風碩人所云素以為絢兮一句夫子所刪也朱子曰此句最有意義夫子

方有取焉而反見剛何哉且碩人四章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而見刪必別自一詩而今逸矣

倩好口輔也

新安陳氏曰口輔面頰也易咸其輔左傳輔車相依

盼目黑白分

也素粉地畫

俗作畫

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

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

新安陳氏曰詩無此句意但下

文素以為絢中涵此意

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

雙峰饒氏曰巧笑美目二句賦

也素以為絢一句比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

事後素功周禮冬官考工記畫績之事青與赤謂之

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凡畫績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

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申解逸詩意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此禮字以儀文之禮言猶繪事必以粉素為

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朱子曰起予者謂孔子言

繪事後素之時未思量到禮後乎處而子夏首以為言正所以起發夫子之意非謂夫子不能而子夏能

之以教夫子也○聖人豈必待學者之言而後有所起發蓋聖人胸中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叩擊則無

由發揮於外一番說起則一番精神也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見

而篇末章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

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

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新安倪氏日記禮器云

人引此以解此章方可通不然禮後乎一句何以知忠

信當先而禮文在後乎白受采可證繪事後素而忠
信可學禮可解禮後乎集註首云禮必以忠信為質
亦本禮器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

其志矣新安倪氏曰學記曰善教者使人繼其志謂
師善教以引其端使弟子繼師之志而開悟

也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

此若夫音扶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

新安倪氏曰孟子云固哉高叟之為
詩也為猶云講治固謂執滯不通所謂起予則亦

相長上聲之義也新安倪氏曰學記云教學相長也謂
教者與學者交相長益○南軒張氏

曰繪事後素者謂質為之先而文在後也子夏於此
知禮文之為後可謂能默會之於語言之外矣故夫

子有起予之言子夏在聖門文學之
科而其所得益如此可謂知本矣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

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史記杞世家東樓公者夏后禹
之苗裔也杞國名東樓公謚號

也又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長子而紂之
庶兄也微子名啓今云開者避漢景帝諱也徵知

反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

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

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朱子曰孔子言我欲觀夏
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

吾得夏時焉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吾
 得坤乾焉說者謂夏時為夏小正坤乾為歸藏聖人
 讀此二書必是大有發明處歸藏之書今無傳○問
 孔子能言夏殷之禮而無其證是時文獻不足孔子
 何從知得曰聖人自是生知聰明無所不通然亦是
 當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孔子廣詢博問所
 以知得杞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問夏殷之禮杞
 宋固不足徵然使聖人得時得位有所制作雖無所
 徵而可以義起者亦必將有以處之曰夏殷之禮夫
 子固嘗講之但杞宋衰微無所考以證吾言矣若得
 時有作當以義起者固必有以處之○潛室陳氏曰
 三綱五常固不待取證若其制度文為隨時損益者
 何限既無文獻可證雖聖人不能意料臆說也○雙
 峰饒氏曰杞宋二國文獻雖皆不足然以杞較宋宋
 去殷近尤有存者杞去夏遠且不能自振想見尤甚
 所以孔子又言吾說夏禮杞不足證吾學殷禮有求

存焉或問夏殷之後其文獻既皆不足不知孔子於
 何考訂而能言之曰殘編斷簡當時豈無存者聖人
 聰明睿知得其一二則可觸類以知其餘况周之禮
 實監二代而損益之則周之文亦可推之以知夏殷
 忠質之變但無徵不信不信則民不從故聖人雖能
 言之而終不敢筆之於書以示後世若當時杞宋可
 證得聖人論著二代之禮與周禮並存以為百王損
 益之大法豈不甚妙惜乎杞宋既不足以證二代之
 禮其後周之文獻亦淪於戰國干戈與暴秦坑焚
 之餘三代禮樂之教影滅無復遺響於後世可歎也
 已○胡氏曰文獻不足非全不可考特有闕耳○雲
 峰胡氏曰夫子既能言之猶曰無徵不信其謹重如
 此此凡三見禮運以為之杞得夏時之宋得坤乾中
 庸則以為杞不足證有宋存焉合而觀之蓋雖得夏
 時坤乾之文雖於宋略有存焉者然其為文獻要皆
 缺略而不完也故夫子論之

通考詹氏道傳曰東樓

公武王封之杞微子武王封之宋自微子至戴公此
十君其間禮樂廢壞正考父為孔子七世祖得商頌
十二篇於周之太師至夫子刪詩時僅存五篇可見
典籍不足徵矣左僖二十七年杞桓公朝用夷禮故
經書子以貶之又可見賢者之不足徵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大計反

趙伯循曰

伯循名匡唐河東人

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

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

以始祖配之也

宋子曰以始祖配祭而不及群廟之主不敢褻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王者

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諸侯亦有始祖廟王者又推始祖之所自出之帝以祀之蓋帝者又得姓受命之

始也世數既遠不可以立廟則祭於始祖之廟而以
始祖配之凡廟各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而獨尊
禘則於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主於東面而始祖
之主退居南面以配之也成王以周公
有大勲勞賜魯重祭事見禮記明堂位及祭統篇故得禘於周公

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

失

於僭違不王不禘之法矣通考東陽許氏曰成王命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說見明堂位故魯推周公所自出之帝而祭文王於太廟以周公配之通鑑外紀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路史謂惠公之止之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用郊自用之也然則魯之郊廟皆後世之僭而附會為明堂位之說歟不然孔子何以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棄矣灌者方祭之始

用鬱

紆勿反 丑亮

之酒灌地以降神也

朱子曰鬱鬯者禮家以為

釀秬為酒煮鬱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條暢也○慶源輔氏曰周之祭祀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既奠然後取血營實之於蕭以燔之以求神於陽也

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

居隘反

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

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而失禮之中又失禮

焉

僭禘元已失禮既灌懈怠為又失禮

故發此嘆也

慶源輔氏曰僭祭之罪雖大而其來已久且國惡當諱懈怠之失雖小然却是當時主祭者切已之實病不可不有以箴之

○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

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吾觀周道幽

厲傷之

由二王壞始

吾舍

上聲

魯何適矣

新安陳氏曰魯在春秋時為諸侯望

國周之典禮儒書在焉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以上竝禮運文

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

魯事

又如此孔子所以深

歎也

問禘之說諸家多云魯躋僖公昭穆不順故聖人自出之帝設虛位以祀之而曰禘是於始祖之廟推所

穆故周禘帝嚳以后稷配之王者有禘有祫諸侯有祫而無禘此魯所以為失禮也○或問禮記大傳云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又下云禮不王不禘王與大傳同則諸侯不得禘禮明矣然則春秋

書魯之禘何也曰成王追寵周公故也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魯之用禘蓋以周公廟而上及文王即周公之所出故也○慶源輔氏曰謝氏蓋併前章通論之此二章及下章或夫子一時之言或記者以類次之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去聲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

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禮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

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延平李氏曰記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以

其難言故春秋皆因郊禘事中之失而書譏魯自在其中今日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則是顛倒失禮於灌而求神以至於終皆不足觀蓋歎之也對或人之問又曰不知則夫子之深意可知矣既曰不知又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則非不知也只是難言爾原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狀則燭理深矣於天下也何有○朱子曰禘是祭之甚大甚遠者若他祭與禘祭止於太祖禘又祭祖之所自出如祭后稷又推稷上一代祭之周人禘嘗是也○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已身未相遠絕

祭禮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濶遠難盡感格之道今又推始祖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盡誠之極至安能與於此故知此則治天下不難也此尚明得何況其他此尚感得何況其他○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只是這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但法有止處所以天子只是七廟然聖人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然已自無廟只是附於始祖之廟然又惟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若粗淺之人他誠意如何得到那裏不是大段見得道理分明如何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遠非是將這事去推那事只是知得此說時則其人見得道理極高以之處他事自然沛然也○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戒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故郊焉

則天神格廟焉則人鬼享此可謂至微而難通者若能如此到得治天下以上感下以一人感萬民亦初無難者○問魯之郊禘自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不是了後世子孫合如何而收曰時王之命如何敢改曰恐不可自改則當請命於天王而改之否曰是○黃氏曰根於天理之自然謂之仁形於人心之至愛謂之孝真實無妄謂之誠主一無適謂之敬仁孝誠敬之祭皆然交於神明者愈遠則其心愈篤報本追遠之深則非仁孝誠敬之至莫能知之行之也其為說精微深遠豈或人所能知况又魯所當諱乎以報本追遠之深而盡仁孝誠敬之至即此心而充之事物之理何所不明吾心之誠何所不格哉○西山真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我之有此身出於父母也父母又出於祖祖又出於始祖始祖又出於厥初得姓受氏之祖雖年代悠遠如自根而榦自榦而枝其本則一而已矣故必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祭之則報

本反始之義無不盡矣若非仁孝誠敬之極至豈能知此禮而行之乎蓋凡人於世之近者則意氣精神未散或嘗逮事而記其聲容必起哀敬之心而不敢忽若世之遠者相去已久精神之存與否不可得而知又素不識其聲容則有易忽之意故禘禮非極其仁孝極其誠敬者不能知其禮不能行其事苟能知此理矣則其他事物之理又何難知之有苟能感格矣則推而格天地者此誠而已推而感之其他則亦此誠而已故曰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於治天下何難哉○厚齋馮氏曰中庸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夫子嘗為郊社禘嘗發此語至此復指其掌以示或人也○雲峰胡氏曰於禘而洞幽明之理者理當無所不明矣於禘而極感格之誠者誠當無所不格矣始曰仁孝誠敬之至末獨曰誠仁孝敬皆不可不誠而誠之至者仁孝敬當無不至也通考朱氏公遷曰夫子謂不知者諱之也謂不

欲觀者歎之也為父母之國而諱之為先王之禮而歎之皆所以正名分為世道計也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

神主於敬

新安陳氏曰以下句祭神見上單一祭字為祭先祖也

愚謂此門人

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朱子曰孔子祭先祖孝心純篤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聲容

可接得竭盡孝心以祀之祭外神如山川社稷五祀之類與山林溪谷之神能興雲雨者此孔子在官時也盡其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而如在之誠則一○問人物在天地間其生生不窮者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也氣聚在此則理具於此今氣已散而無矣則理

於何而寓邪然吾之此身卽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氣
流傳於我而未嘗亾也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然
理之根於彼者旣無止息氣之具於我者復無間斷
吾能盡誠敬以祭之此氣旣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
自昭晰而不可掩此其血脉之較然可覩者也曰人
之氣傳於子孫如木之氣傳於實此實之傳不泯則
其生水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此等
處從實事上推之自見意味○問先生答廖子晦云
氣之已散者旣化而無有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
然而無窮故上蔡言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蓋謂
此也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若說
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不成無子孫底便絕無了如
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如太公封於齊
便祭爽鳩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惟繼
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道理合如
此便有此氣使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亾也要之通天

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
左右虛空逼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
也○問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亦兼以
理言之上古聖賢則專以理言曰有是理必有是氣
問上古聖賢所謂氣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
精神畢竟是自家精神曰祖考亦只是這公共之氣
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
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這心便與天地相通如
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
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
是負荷這物事這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
豆禮儀不成是無此氣姑漫爲之○問虛空中無非
氣死者旣不可得而求矣子孫盡其誠敬則祖考卽
應其誠還是虛空之氣自應吾之誠還是氣只是吾
身之氣曰只是自家之氣蓋祖考之氣與已連續○
問非所當祭而祭則爲無是理矣若有是誠心還亦

有神否曰神之有無也不可必然此處是以當祭者而言若非所當祭底便待有誠意然這箇都已錯了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

與而使他人攝之慶源輔氏曰有故謂疾病或不得已之事則不得致其

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

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莊皆反必見所祭者誠

之至也記坊記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注云承猶事也又祭義致齋於內散齋於外齋

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之日乃見其所為齋者祭之日入室饒音愛

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音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窅聲出戶而聽愾音慨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

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

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朱子曰誠者實

也有誠則凡事都有無誠則凡事都無如祭有誠意則幽明便交無誠意便都不相接○神明不可見惟

心盡其誠敬專一在於所祭之神便見得泮泮如其上如在其左右然則神之有無在此心之誠不誠

不必求之恍惚之間也○胡氏曰祭先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神之主也因其遺因其主而聚其誠意則自然

感格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也○雙峰饒氏曰范氏意是說有此誠時方有此神若無此誠則

併此神無了不特說神來格不來格也 吾不與祭

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慶源輔氏曰禮為虛非言凡禮皆虛特指攝祭之禮

而言耳誠為實則指如在之誠意言也○新安陳氏

曰范氏有其誠之誠專指誠敬之實心言非但指誠

實之實理言蓋古禮所祭未有不合實理之神此章

本旨主於如在之誠必盡如在之實心斯見所祭之

為實有矣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

之一夏所祭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戶孟夏祀

通考東陽許氏曰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夏陽

氣盛熱於外祀於竈從熱類也中霤猶中室土主中

夾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故各室為霤秋陰氣出祀之

於門外陰也冬陰盛寒於水祀於行從辟除之類也

五祀之主戶中霤主北向

門行主南向竈主西向

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

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

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

采子曰陘是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陘非可做好安

排故又祭於奧以成禮五祀皆然問五祀皆有尸以

誰為之曰今無可考但墓祭以家人為尸以此推之

祀竈之尸恐膳夫之類祀門之尸恐閹人之類祀山

川則虞衡之類儀禮周公祭泰山召公為尸○問主

與尸其別如何既設主祭於其所又迎尸祭於其奧

本是一神以奧為尊以主為卑何也曰不是尊奧而

卑主但祭五祀皆設主於其處則隨四時更易皆迎

尸於奧則四時皆然而其尊有常處耳○雙峰饒氏曰五祀先設主席而祭於其所親之也後迎尸而祭於奧尊之也祭於其所近於藝止祭於奧又非神所栖故兩祭之以盡求神之道也故時俗之

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

事新安陳氏曰奧乃一室中最尊處五祀皆迎尸於奧雖有常尊然戶竈之類乃祭之主而奧非祭之

主也以奧之尊見竈為卑賤夏屬火竈喻自結於君以火爨夏祭主之當夏之時用夏之事

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以奧比君

以竈比權臣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與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

於天矣豈媚於與竈所能禱而免乎朱子曰獲罪於天只是論理之

當否不是論禍福問獲罪於蒼蒼之天抑獲罪於此

理曰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

為天故蒼蒼者即此道理之天○慶源輔氏曰凡物必有對惟天則無所不包惟理則無所不在故尊而

無對○吳氏曰天雖積氣理寓氣中逆理則得罪於天而禍及之矣○新安陳氏曰天即理也一句是昭

昭之天合人心之天言之理原於天而具於人心逆

理則自欺此心之天是即欺在天之天而獲罪非自

外至矣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

朱子曰緊要是媚字不好○雲峰胡氏曰○謝氏曰

纔說媚字便已非理非理則獲罪於天矣

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

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朱子曰王孫賈庸俗之人見孔子在衛將謂有求仕

之意欲孔子附已故有媚與與媚竈之言彼亦雖聞

有孔子之聖但其氣習卑陋自謂有權可以引援得

孔子也子曰不然者謂媚與與媚竈皆非也天下只

有一箇正當道理循理而行便是天若稍違戾於理

便是得罪於天更無所禱告而得免其罪也猶言違

道以干進乃是得罪於至尊至大者可畏之甚豈媚

時君與媚權臣所得而免乎此是遜辭以拒王孫賈

亦使之得聞天下有正理也○南軒張氏曰夫子謂

苟獲罪於天則媚與媚竈皆何所益蓋智中所存一

有不直則為獲罪於天矣夫欲求媚是不直之甚者

也斯言即禱祠而論之而所以答其意者亦無不盡

矣○西山真氏曰聖人道大德宏如天地故其發言

渾渾乎如元氣之運不曰媚與竈之非但言獲罪於

天無所禱也亦如對陽貨但言吾將仕矣其言渾然

圭角不露既非阿徇又不違忤此所以為聖人之言

也常人之於權貴非迎逢苟悅則必激觸使怒雖直

言激觸者不失其正然比之聖人氣象猶未免陷於

一偏然此非勉強可及苟欲師慕其萬一惟敬以存

養使心平氣和則庶乎其可近爾程子謂讀論語者

要識聖賢氣象如此章之類優游玩味則其氣象可

見矣又曰使王孫賈知此意則必惕然自省平日所

為咈理得罪於天者已多是乃開其悔悟之機也如

不知此意亦不至觸之以招禍○王孫賈衛之權臣

觀聖人獲罪於天之語則其微之深矣然他日稱衛

靈公之不喪則以其國有人之故而王孫賈治軍旅

亦與焉蓋其人雖不善至於治兵則其所長此又憎

而知其善之意聖人之心

至公如天地此其一事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郁於六反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

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

文而從之問周監二代之制而損益之其文大備亦

時使然也聖人不能違時身得不從周之

文乎然亦少有不從處如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是也

宋子曰周之文固可從而聖人不得其位無制作之

時亦不得不從也使夫子而得邦家則將損益四代

以為百王不易之法不專於從周矣○聖人固當從

時王之禮周禮之盛又非有不可從設使夫子得位

有作意其從二代者不能多於從周也蓋法令既詳

豈可更略略則姦究愈滋矣○問前輩多以夫子損

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又曰吾從周其說似相抵

牾然中庸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若答為邦之問

乃其素志耳曰得之○南軒張氏曰禮至周盛且備

不可有加故夫子欲從周使居制作之位大體則從

周其間損益之宜如夏時殷輅韶舞則有之矣○慶

源輔氏曰先王之制與氣數相為始終而前後相為

損益固非一人一日之所能致也三代之禮至周大

備則以氣數至此極盛而前後相承互為損益至此

始集其大成也夫子美其文而從之豈苟云乎哉○

新安陳氏曰周之文亦承夏忠商質之後風氣漸開

人文漸著不得不然者况武王周公制作之初參酌

損益良不苟矣夫子得不從之蓋從周盛時文質得

宜之文非從周末文勝質之文也通考程氏復心曰

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不得不從也其亦與時宜

之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周三百焉周盛矣夏后氏五

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周富矣燔黍

捭豚汗尊抔飲必其時可也陳其犧牲備其鼎俎以

至玄酒在室醴酒在戶粢醢在堂澄酒在下不用於此時不文矣簣桴土鼓者亦必以其時可也琴瑟管磬不用於此時不文矣此周監於二代所以郁郁乎其文也此夫子所以欲從周也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大

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大音泰鄒側留反

大廟魯周公廟公羊傳文公十三年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周公何以稱大

廟於魯封魯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拜謂周公及其子伯禽始受封時拜於文王廟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朱子曰觀或稱鄒人之子知其為少賤之時鄒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下濫反

嘗為其邑大夫朱子曰呼鄒人之子是与孔子之父相識者孔子自少去聲

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

之至乃所以為禮也朱子曰是禮也謂即此便是禮也○尹氏曰禮

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

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朱子曰入大廟每事問知底更審問

方見聖人不自足處執事不可不問固然亦須知聖人平日於禮固已無不知而臨事敬慎又如此也又曰平日講學但聞其名而未識其器物未見其事實故臨事不得不問耳○問每事問尹氏謂雖知亦問敬慎之至問者所未知也問所知焉似於未誠尹氏之說聖人之心恐不如是曰以石慶數馬與張湯

陽驚事相對觀之可見雖知亦問自有誠偽之別兼
或人謂夫子為鄒人之子則亦夫子始仕初入太廟
時事雖平日知其說然未必身親行之而識其物也
故問以審之理當如此必不每入而每問也然大綱
節目與其變異處亦須問也○南軒張氏曰禮以敬
為主宗廟之事嚴矣其大體聖人固無不知也至於
有司之事則容亦有所不知者焉知與不知皆從而
問敬其事也或以為不知禮聖人告之以是禮也所
以明禮意之所存也○覺軒蔡氏曰聖人聰明睿知
固無不知然亦但知其理而已若夫制度器數之未
掌之有司容亦有所不知者至若器物節文已經講
論及今方見之亦須問然後審也○吳氏曰邑大夫
稱人春秋書人者左傳多云大夫如文九年許人是
也傳稱新築人仲叔於奚亦此例之子少賤稱春秋
仍叔之子左傳曰弱他章賊夫人之子皆謂父之子
也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使二子學禮於夫子齊黎彌

曰孔某知禮而無勇則夫子以知禮聞可知矣○陳
氏曰此章須於敬謹之至處玩聖人氣象○厚齋馮
氏曰或者輒稱聖人以鄒人之子而且以不知禮為
譏自常人處之其辭必厲否則置之不足以辨今語
定氣和如酬答之常初不較其言之遜傲也夫子之
德量宏哉○新安陳氏曰於此略無不平之詞尤可
以觀聖
人氣象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為去聲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

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音谷

也新安倪氏曰侯以布鵠以革考工記曰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蓋方制其皮以

為鵠鵠小鳥而難中以中之為僞故謂的為鵠通考
 仁山金氏曰侯本侯射的之塚謂侯人射中也從侯
 從矢象形鵠即告字謂告人以所當中之處也取射
 禽獸之義故加鳥○東陽許氏曰天子三侯虎熊豹
 諸侯二熊豹大夫麋士豸凡侯皆以布為之形必方
 大射之侯外一分以其名之皮飾之虎侯用虎皮熊
 侯用熊皮其中三分之一又用其皮綴於中為的故
 曰棲皮為鵠賓射之皮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
 則用彩色畫謂之正天子內朱次白蒼黃玄諸侯三
 正朱白蒼大夫士二正朱綠燕射之侯外亦用皮飾
 其中三分之一天子則白質而畫其獸頭諸侯丹質
 大夫士則止就布上畫之故曰畫布為正今集註凡
 言畫布為正是以賓射燕射之侯
 言棲皮為鵠是以大射之侯言
 科等也古者射以
 觀德禮記射義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但主於中去聲下同而不主於貫

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樂記武王克

商徵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樂記註徵軍則不廢農事

郊射則不忘武備射宮在郊故曰郊射貫革者射穿甲革所以主皮也周衰禮廢列國

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

能力不可以強上聲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

失朱子曰夫子亦非是惡貫革之射但是當時皆習於此故言古人之道耳如古人亦只是禮射不主

皮若武射依舊要貫革若不貫革何益○先王設射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豈不願射得深中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發彼小犯殪此大兕之類皆是要得透豈固以不主皮為貴而但欲略中而已蓋鄉射之時

是習禮容若以貫革為貴則失所以習禮之意故謂
 若有人體直心正持弓矢又審固若射不貫革其禮
 容自可取豈可必責其貫革哉此所以謂為力不同
 科也射之本意也是要得貫革只是大射之禮本於
 觀德不全是裸股肱決射御底人只要內志正外體
 直取其中不專取其力耳○問古人射要如何用曰
 其初也只是修武備聖人文之以禮樂○勉齋黃氏
 曰不主皮未嘗以貫革為非也但取其中而貫與不
 貫不論耳雖矢不沒而墜地不害其為中也若主貫
 革則唯有力者得射世之能射者寡矣不主貫革則
 人皆可射也○慶源輔氏曰時平則射以觀德世亂
 則射主貫革二者固各有所宜然貫革之射可暫而
 不可常武王之事是也○新安陳氏曰儀禮鄉射禮
 曰禮射不主皮鄭氏註禮射謂以禮樂射大射賓射
 燕射是也夫子引儀禮之文去上一禮字若讀全句
 而味之意自明白蓋有禮射有武射治世行禮射兵

爭則尚武射此言古之道也與古者言
 之不出皆是言古者以見今之不古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
 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
 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
 此羊故子貢欲去之胡氏曰周禮大史頒告朔於邦國左氏傳文公十六年疏云天
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之藏於祖廟每月之朔以特
牲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治此月之政竊意此周家
所以一侯國而侯國所以奉王命之常禮也餼即特
牲也必於祖廟者示不敢專且重其事也魯自文公

六年閏月不告朔至十六年四不視朔左氏傳疏云此後有不告朔者亦不復書其譏也明以後不復譏也然則定哀之時遂以不告朔為常故子貢以有司所供之羊為徒費而欲去之夫子遂責之也大抵處事之際有利害有是非主於利害則見物而不見理主於是非則見理而不見物子貢之說豈初年貨殖之心猶未脫去歟通考仁山金氏曰告本取牛口之楷下之告上則曰告如牛口加楷有謹止之義若上告下則假借去聲東陽許氏曰朔之為言蘇也謂月之魄已滿明皆盡至晦日而死月之一日明乃復生是死而復蘇也玉藻天子玄冕聽朔於南門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武左疏特羊告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此章是魯事故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

猶得以識之識音志記也記其為告朔羊也而可復也若併去其羊

則此禮遂亾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

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新安陳氏曰朔受之天子藏之祖廟一禮行而

尊君尊祖之大節得焉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

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朱子曰愛禮存羊須見得聖人

意思大常人只屑屑惜小費聖人之心所惜者禮所存者大也○南軒張氏曰夫子之意以為禮雖廢而

爭存庶幾後之人猶有能因爭以求禮者是則爭雖虛器固禮之所寓也玩夫子之辭意則子貢之欲去爭其亦隘狹而少味矣○勉齋黃氏曰當時諸侯雖不告朔而爭尚在是禮之大體雖亾而猶有一節存也有一節則因此一節以復其大體若去爭則是併此一節之禮去之矣○厚齋馮氏曰是時諸侯固自紀元而天子所存者僅正朔此禮蓋甚重也

○子曰事君盡禮入以為諂也

黃氏曰黃氏名祖舜字繼道三山人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

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葉氏少蘊曰如拜下之類違衆而從禮宜時人以為諂也○程

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諂若他人言之必曰

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

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胡氏曰聖人事君盡禮非自賢以駭俗內交以媚君也亦

曰畏天命畏大人而已矣○趙氏曰聖人必至禮而止故曰盡豈於禮之外又有加益哉當時君弱臣强事上簡慢反以為諂○新安陳氏曰按黃氏就盡字上深味之程子就人字上深味之於此見得聖人意思氣象可為味聖言之法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

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此

平言之○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

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此交互言之不責人而責已各盡所當然所以

足上正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

臣事君以忠新安陳氏曰尹氏加一則字以此章為定公言警君之意也君為臣言則君雖

不以禮臣豈可以不忠○朱子曰為君當知為君之道不可不使臣以禮為臣當盡為臣之道不可不事

君以忠君臣上下兩盡其道天下其有不治者哉乃知聖人之言本末兩盡○問忠只是實心人倫皆當

用之何獨於事君上說忠曰父子兄弟夫婦人皆自知愛敬君臣以義合人易得苟且於此說忠是就不

足處說○厚齋馮氏曰以尊臨卑者易以簡當有節

文以下事上者易以欺當盡其心君臣以義合各分

雖嚴必各盡其道三家之強惟有禮可以使之定哀

以吳越謀伐則非禮矣徒激其變無益也大抵聖人

之言中立不倚異時答齊景公之問亦曰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必有以默動者矣本末兩盡

含蓄不露此聖人之言也若乃孟子國人寇讐之喻

可以警其君而不可以諭其臣責善則離之說可以

告其父而不可以訓其子此聖賢之言所以有辨也

通考程氏復心曰如鹿鳴之詩既飲食之又實幣帛

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以是觀

之君不以禮則臣雖欲忠不可得也然臣子之分到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安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安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曰此詩看來是宮中人作所以形容到寤寐反側外人做不到此樂止於琴瑟鐘鼓是不淫也若沈湎淫泆則淫矣憂止於展轉反側是不傷也若憂愁哭泣則傷矣此是得性情之正○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

不傷是詩人情性如此抑詩之詞意如此曰是有那情性方有那詞氣聲音○關雎是樂之卒章故曰關雎之亂亂者樂之卒章也故楚辭有亂曰是也前面須更有但今不可攷耳○南軒張氏曰哀樂情之為也而其理具於性哀而至於傷樂而至於淫是則情之流而性之汨矣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發不踰則性情之正也非養之有素者其能然乎○胡氏曰觀詩之法原其性情玩其辭語審其聲音而已今性情難知聲音不傳惟辭語可玩味爾然因其辭語可以知其性情至於播之長言被之管弦則聲音亦略可見矣○慶源輔氏曰哀樂情也未發則性也由性之正故發乎情亦正○雙峰饒氏曰自他詩觀之言憂者常易至於悲傷如澤陂之詩曰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是也言樂者常易至於淫泆如溱洧之詩曰洧之外詢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是也惟關雎之詩最得性情之正○雲

峯胡氏曰集註於思無邪曰使人得其性情之正指
 一凡詩之用而言此則曰有以識性情之正獨指關雎
 之詩而言蓋樂不淫哀不傷是詩人情性之正也如
 鄭衛之詩樂過而淫哀過而傷則亦有非性情之正
 矣然讀者於此有所懲創則亦可以得其性情之正
 正集註前後可以參看○勉齋黃氏曰先生晚年再
 改削集註
 止於此章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
 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魯人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
 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唐孔氏曰夏都安邑
 宜松商都亳宜柏周

都豐鎬宜栗○問以木造主還是以樹為主朱子曰
 只是樹為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以木
 名社如櫟社枌榆社之類○沙隨程氏曰古者以木
 為主今也以石為主非古也通考程氏復心曰夏言
 后言氏殷周言人何也得非禹本揖遜而得天下且
 承虞氏之後故曰夏后氏殷周本征伐而得天下且
 襲祖父之封故曰殷人周人也歟舜帝也禹王也言
 后所以別於帝氏者別其祖之所自分而舜禹皆祖
 顓頊故舜為虞氏禹為夏氏言氏所以別於禹况禹
 自有天下而都於夏湯武由殷周以有天下固不可
 例論也○趙氏惠曰禹受禪於君故戰栗恐懼貌宰
 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

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
 故附會其說與音余○慶源輔氏曰按甘誓曰用命
 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蓋古者建國

左祖右社左陽右陰陰主殺軍行載社主以行弗用命則戮之於社也通考趙氏真曰魯有二社一曰周社二曰亳社周社者天子大社也亳社者商社也武王勝商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為亡國之戒故魯有兩社也定公五年盟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則魯之二社亦聚民警戒之地魯自昭公以來政由季氏視周社之主固已甚愧而相去亳社則其間不能以寸矣哀四年六月亳社災意者哀公之問因亳社之火而有所慮焉則一言之發一語之對豈不有係於社稷之興廢乎是時三家削魯國社幾危宰我不能以是為說反有妄對此夫子所以深責之也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

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

可復扶又反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

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

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問宰我所言尚未見於事如何不可救朱子曰

此只責他易其言未問其見於事與未見於事所謂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蓋欲使謹於言耳○慶源輔氏曰宰我在言語之科然觀此戰栗之對則失於鑿流於妄者或不能免大凡已所未曉之事而妄言以語人不惟無益而失已欺人之弊有不可勝言者又况導人以殺戮之事哉此夫子所以深責之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去聲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

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去聲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

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朱子曰局量褊淺是他容受

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矣規模是就他設施

處說○器小是以分量言若以學問充之小須可大

○問孔子見他一生全無本領只用私意小智僅能

以功利自彊其國若是王佐之才必不如此故謂之

器小曰是○問須是如孟子言居天下之廣居立天

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方是大器曰是○勉齋黃

氏曰局量指心之蘊蓄規模指事之發見心者器之

體事者器之用不能正身修德則心之所向可知不

能致主於王道則事之所就可知局量褊淺則規模

必卑狹未有不能正身修德而能致主於王道者○

胡氏曰局量規模以器言褊淺卑狹以小言不知聖

賢大學之道所以器小也本之不立也不能正身修

德以致主於王道器小之驗也效之不至也無是本

則無是效也○東陽許氏曰大學之道入事先以修

身為本而後及家國天下蓋見理既明行事自然件

件中節不敢踰禮犯分今管仲如此只是格物致知

工夫未到見理不明故為所不當為踰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

或人益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形甸說苑

說苑善說篇齊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

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

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疆可與取天下君恃

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

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
 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朱子
 曰管氏有三歸不是一娶三姓女若此却是僭此一
 段意只舉管仲奢處以形容他不儉下段所說乃形
 容他不知禮處便是僭竊恐不可做三娶說○厚齋
 馮氏曰以歸民之左右與中故臺謂之三歸通考仁
 山金氏曰三歸之臺據算家有築臺三歸法蓋方臺
 也其自相乘凡為若干尺下方又自相乘為若干尺
 又以上下方相乘為若干尺却以勾股法二分損二
 為中方之數合上下中方凡幾千尺以高尺統之用
 積累法得方臺積尺之數凡幾方尺謂之三歸法攝
 如此則但言其臺榭之盛家臣之多為非儉爾

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
 其後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
 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

知禮好去聲坫
丁念反

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音丙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

於門以蔽內外也趙氏曰古者人君別內外於門樹
屏以蔽塞之蓋小牆當門中也禮

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

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

知禮也古註圖說坫以木為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
赤中○趙氏曰古者諸侯與鄰國為好會主

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爵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也大夫則無之通考東陽許氏曰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庭皆有物以蔽內外天子諸侯謂之屏以木為之大夫以簾士以帷天子設於門外諸侯大夫士設於門內庭中管仲位為大夫當用簾亦用諸侯之屏列國之君有相朝之禮有會盟之禮凡有好會主國之君先設坫於堂兩楹間延賓升堂以爵勸酒獻酢畢覆爵于坫上管仲大夫本無此禮今亦設之當時齊霸而管仲當國諸侯朝齊者必私覲於管仲家故設此延之二事皆管仲之僭僭○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

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

扶又反下同

明言小

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

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

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

慶源輔氏曰器大則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而惟義理

之是行○胡氏曰奢者器之小而盈也犯禮者器之盈而溢也

蘇氏曰

蘇氏名軾字子瞻號東坡

眉山自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

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

人者是也

揚子先知篇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

先自治而後治 人之謂大器 管仲三歸反玷桓公內嬖六人而霸

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

左傳僖公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新安陳氏曰功業無本宏仲僅可設身公且薨於亂也 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

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

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

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

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去之範則不悟其小室矣孟

滕文公下篇王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問使仲器局宏闊須知我所為功烈如彼其卑豈肯侈然自肆至於奢僭如此朱子曰也不說道功烈卑時不當如此便是功大亦不可如此○奢而犯禮是他裏面著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為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施設不過如此才做到此便不覺自足矣古人論王霸以為王者兼有天下霸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論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諸侯皆出於至公而無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為王道惟其據諸侯以伐諸侯假仁義以為之欲其功盡歸於己故四方貢賦皆歸於其國天下但知有霸而不復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為功利之心而非出於至公也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

接物之際纔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桓公伐楚只去問他包茅與昭王不返二事便見他只得如此依據當時憑陵中夏僭號稱王其罪大矣如何不理會蓋纔說著此事楚決不肯服便事勢住不得故只尋此年代久遠已冷底罪過及些小不供貢事去問想他見無大利害決不深較只要他稍退聽便收殺了此亦是器小之故纔是器小自然無大功業○如蘇氏說見得不知大學本領所以局量褊淺處如楊氏說見得不能致主王道所以卑狹處兼二說看其義方備○慶源輔氏曰大其功所以從衆而揚其善也小其器所以卽事而各其實也○才與器皆生於氣質其所能爲者謂之才其所能受者謂之器仲之才雖足以合諸侯正天下而其器之小不能大其受局於氣奪於私是以奢而犯禮苟免幸濟而其所成就者亦如此之卑也使仲而嘗學於聖人之門知大學之道而從事焉則

其器之小者可以大而其才之能爲者亦將光明盛大矣○齊氏曰器小惜其度量不可以大受雖動勞如周公猶且赤鳥几几自視欲然况僅以其君霸乎然則孔子何爲大其功曰功較之召忽則有餘量較之周公則不足大其功爲天下幸小其器爲仲惜爾○劉氏彭壽曰以霸者之功効計之則仲亦得爲春秋之仁人以王道之軌轍範之則仲不免爲三王之罪人此所以大其功而小其器○歐陽氏玄曰器如物之所受淺深限量自有不可誣者仲唯器小易盈不能使已無三歸之奢君無多嬖之溺齊政不旋踵而衰罷之所受不過如是而止使能擴而充之則可以拓聖賢之業載宇宙之量矣○厚齋馮氏曰齊桓入國在魯莊九年仲始獲用三桓之僭魯乃在昭襄之世距仲且百餘年仲之僭奢蓋先諸國之大夫也夫子此章不與仲深矣後百年而孟氏又斥之以曾西之所不爲天下後世始知有王佐事業而仲始卑

霸圖始陋向微孔孟之論天地之正諒或幾乎熄矣
○雲峰胡氏曰三代而後中國未有霸而仲輔其君先之未有以大夫僭諸侯者而仲塞門反坫先之春秋正其綱故責齊桓而不責管仲論語紀其實故責管仲而不責齊桓蓋皆不知有大學之道者也嗚呼是時大學之書未出也夫子而後亦既有大學之書矣然未聞有行大學之道者何哉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

終也

成如書所謂韶之九成記所謂武之六成是也

○謝氏曰五音六律不

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

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朱子曰味其語勢蓋將正

樂而語之之辭○南軒張氏曰周衰樂廢蓋雖其聲音亦失之矣聖人因其義而得其所以爲聲音者而樂可正也○覺軒蔡氏曰始作樂之始也成樂之終也始作翕如則八音合矣從之純如則合而和也皦如則和而又有別也繹如也以成則別而又不失於和也數言之間曲盡作樂始終節奏之妙太師而可

與語此其亦非常人也歟○雙峰饒氏曰此章有三節始作是其初從之以後是其中以成是其終翕合之餘有純和純和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間斷方是作樂之妙○厚齋馮氏曰純所謂八音克諧是已曠所謂無相奪倫是已釋所謂始終相生是已○新安陳氏曰八音不合則不備故始必翕合然不可拘迫生澀故從之欲其和然和易以混而無別故和中欲其曠然分明然分明中又不可斷續故又貴釋如而樂於是終焉自始至終合而和而明明而續必兼此四節不可闕一則樂之始終條理盡矣通考程氏復心曰翕如者五聲六律羣然合奏而無一音之不備純如者五聲之中有清濁高下之不齊羽極清而宮極濁宮極低而羽極高苟無以節調之則彼此懸絕而不相和必有律以和之使清濁高下各有分數又須使宮自宮商自商不相陵奪而後可釋如者五音既不相奪則血脉易得間斷又須前倡後和宮

商相續累累如貫珠故至於成○東陽許氏曰本註止具訓詁不言旨意謝說章意甘具而置圈外蓋始縱成爲作樂三節翕及純曠及繹乃三節中之節奏翕之後繼之以純曠又繼之以繹從則非翕繹則不從此蓋經之本旨而朱子之意也謝氏五音爲主以翕純曠繹皆指此意而見於一時樂之始終皆然蓋又一義則於始從成三字稍緩者在圈外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胡氏曰封人周官名掌爲畿封而植之左氏傳所謂

穎谷封人祭封人 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 胡氏曰封人蕭封人皆此類

之心則非若沮溺之狷介自高矣自言其得見君子之多則見其好賢有素而所聞不淺狹矣雖其見聖人而請問之辭不傳然意象和平進退從容出語門人又深得其大致則賢而隱於下位者也 君子

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 夫子行經衛邑而封人因請見故云然 見之謂通

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 意夫子夫魯司

寇去魯歷聘時 張氏存中曰喪欲速貧出禮記檀弓詳見孟子滕文公上篇 木鐸金口木

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 胡氏曰明堂位言振木鐸于朝齊氏曰

木鐸金口木舌若金鐸則金口金舌春用木秋用金文用木武用金時與事之不同也 言亂極

當治 去聲 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

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 朱子曰這裏儘好看如何從者見之後便見得夫子恁地這裏也見得儀封人高處問儀封人亦是據理而言若其得位失位則非所及知也曰儀封人與夫子說話皆不可考但此人辭氣最好必是簡賢有德之人一見夫子其觀感之間必有所見故為此言前輩謂作者七人以儀封人處其一以此慶源輔氏曰聖人德容之盛觀之者固當知所敬愛矣然封人之贊夫子則因所見而驗所聞即其已然而得其將然不惟有以見聖人之當乎天而又有以知天之不能違乎聖人也新安陳氏曰封人一見夫

子能知聖道之不終廢世道之不終亂天意之或不終忘斯世可謂知足以知聖人且知天矣

木鐸所以徇于道路書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言天使夫子

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源慶

輔氏曰前說意實而味長後說意巧而味短○雙峰

饒氏曰夫子得位與不得位封人所不能知其所知者夫子道德如是天將使振揚文教以開天下後

世也必矣或得位或周流四方皆在其中○新安陳

氏曰後說與喪字及天下之無道

久皆不甚相應朱子姑存之耳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朱子

曰美如人生得好善則其中有德行也實是美之所

以然處○慶源輔氏曰聲容樂之聲舞之容也美之

實謂其聲容舜紹堯致治去聲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

也故其樂皆盡美胡氏曰韶盡揖讓繼紹之美武盡發揚蹈厲之美然舜之

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

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朱子曰美是言功善是言德問

說揖遜征誅足矣何必說性之反之曰也要就他本

身處說使舜當武王時畢竟更彊似大武使武王當

舜時必不及韶○德有淺深時又有幸不幸舜之德

既如此又遇著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又遇著不好

時節故盡美而未盡善○樂觀其深矣若不見得性

之反之不同處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樂便

是德之影子韶武之樂正是聖人一箇影子要得因此以觀其心○韶武今皆不可考但書稱德惟善政至勸之以九歌此便是作韶樂之本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是也武王之武看樂記便見蓋是象伐紂之事所謂南者自南而北伐紂也氣象便不恁地和韶樂只是和而已○程子曰成湯

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

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朱子曰舜性之武王反之自是

有淺深又舜以揖遜武以征伐征伐雖是順天應人自是有不盡善處今若要彊說舜武同道也不得必欲美舜而貶武王也不得又曰舜武不同正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不同至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而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是則同也舜武同異正如此故武之德雖

比舜自有淺深而治功亦不多爭○問征伐固武王之不幸使舜當之不知如何曰只恐舜是生知之聖其德盛人自歸之不必征伐耳不然事到頭也住不得如文王亦然且如殷始咎周周人戡黎祖伊恐奔告于受這事勢便自是住不得若曰奔告于受則商人之忠臣義士何嘗一日忘周自是紂昏迷爾○西山真氏曰聖人於湯武之事每微有不足之意如論樂則以武為未盡善論泰伯文王皆稱其為至德此非貶湯武也惜其不幸而為此不獲已之舉也然恐後世遂以湯武為非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語微有不滿之意者恐後世亂臣賊子借湯武之名以窺伺神器也易發革命之義者恐後世亂君肆行於上無所憚也聖人立言為後世慮至深遠矣通旨朱氏公遷曰自樂之中兼聲容情實而言之盡美言其文盡善言其本集註於聞韶之下言有以極其情文之備情則其盡善者文則其盡美者也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朱子曰居上而不寬為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更無可據依以為觀矣寬敬哀本也其本既亡雖有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哭泣擗踊之數皆無足觀者若能寬敬哀了却就寬敬哀中考量他所行之是若若不寬不敬不哀則雖有他是處皆在不論量之限矣○如寬便有過不及哀便有淺深敬便有至不至須是有其本方可就本上看他得失厚薄○寬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耳非廢弛之謂也如敬敷五教在寬蓋寬行於五教之中也○吾何以觀之不是不去觀他又不是不足觀只為他根源都不是了

更把甚麼去觀他重在以字上○南軒張氏曰居上不寬則失所以為長人之本其他雖有所為尚何觀乎為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則繁文末節雖多亦何以觀也然寬非縱弛之謂總其大綱使人得以自教也○雙峰饒氏曰以字訓用謂用寬敬哀三者觀之也蓋有此三者則其大體已得方可就此觀其小節若無此三者則全體都不是更把甚底去看他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四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前七章言仁餘多言學本之一身達之一家一國

大畧具焉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於處反知去聲

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

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朱子曰擇字因上句為文問此章謝氏引孟子擇術

為證如何曰聖人本語只是擇居不是說擇術古人居必擇鄉遊必擇土又問今人數世居此土豈宜以

他鄉俗美而遽遷邪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近而言之若一鄉之人皆為盜賊吾豈可不知所避○
勉齋黃氏曰居必擇鄉居之道也薰陶染習以成其德
賾賾保愛以全其生豈細故哉夫子稱子賤而歎魯多君子以此也
○勿軒熊氏曰學而篇言親仁此言處仁後篇言以友輔仁又言居是邦友其士之仁者居養見聞之助薰陶漸染之益皆資於人者也
○雲峯胡氏曰集註仁厚之俗四字有斟酌一里之中安得人皆仁者但有仁厚之俗則美矣
○新安陳氏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人之本心是非之心知之端也不知則失其是非之本心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

仁知者利仁樂音洛知去聲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益淡知篤好去聲而必欲得之也

雙峯饒氏曰知者之於仁如小人之貪利皆淡知篤好必欲得之不仁之人失其本

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南軒張氏曰不仁者勉強而暫處則有之差久則移於約

樂無所不至矣
○雙峯饒氏曰濫如水之泛濫淫如水之浸淫久約者為饑寒所逼而不能自守以至放蕩於禮法之外如水之溢出外去故曰濫久樂者為富貴所溺而不能自守不知不覺至於驕奢如水之浸入裏來故曰淫濫字是窮斯濫矣之濫淫字是富貴不能淫之淫
○吳氏曰約與豐對樂與憂對對舉之互文也不仁者不可一日處聖人之言待人以厚故以久長言之爾
○雲峯胡氏曰仁義禮知皆吾本心而仁統三者仁一失則三者俱失矣所以於上章焉得知則曰失其是非之本心此於不仁則直曰失

其本心集註之精密如此。○東陽許氏曰：不仁者久約則憂患而諂諛畢屈之態生，苟且邪僻之行作，久富貴則佚樂而驕矜縱誕之氣長，踰節陵分之事興，約者日流於卑下，樂者日過於僭躐，是濫與淫意思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

易所守，蓋雖淡澹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朱子曰：仁者溫淳篤厚，義理自然具足，不待思而為之，而所為皆是義理，所謂仁也。知者知有是非，而取於義理以求其是，而去其非，所謂知也。○仁者安仁，如孟子說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這只順道理合做處，便做更不待安排布置。○深謂仁者，淺謂知者。仁者之心便是仁，知者未能無私意，只是知得私意，不是著腳所在。又知得無私意是

好所以千方百計，亦要克去私意。○慶源輔氏曰：無適不然，無所往而不安也，不易所守，知而弗去是也。○胡氏曰：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被袵衣鼓琴，若固有之，此安仁者之久處。約長處樂也。原憲環堵，閔損汶上，魯之季文子，齊之晏平仲，此利仁者之久處。約長處樂也。○雙峯饒氏曰：安仁者心與仁一，仁即我，我即仁，故曰其仁即仁者之仁也。利仁者心與仁猶二於仁，猶有間，故曰於仁猶未是仁，不過利於仁耳。

○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去聲非有所存而自不亾，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

安仁則一利仁則二朱子曰上蔡見識直是高諸解中未有及此者慶源輔氏曰

存言其體理言其用知者有所操存其體斯不亡有所經理其用斯不亂仁者則不待如此一體一用皆自然而然雙峰饒氏曰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是說他仁熟處他人於此處能存於彼處或不能存於此處能理於他處或不能理唯仁者內面如此外面亦如此遠近精粗無適不然內謂存處時外謂應事接物時近謂日用常行處遠謂非日用常行處精如治詩書禮樂等事粗如治錢穀甲兵等事存是心存理是安仁者非顏閔以上上聲去聖人為不遠不知

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

未免於利之也朱子曰吾心渾然一理無內外遠近精粗須知非顏閔以上不知此味及

到顏閔地位知得此味猶未到安處仁知雖一然世間人品所得自有不同顏子曾子得仁之深者也子夏子貢得知之深者也或問而今做工夫且須利仁曰惟聖人自誠而明合下便自安仁若自明而誠須自利仁勉齋黃氏曰安仁利仁則所存者天理故安於義命所當然而物欲不能以累其心所以處約樂之久而不為之動也吳氏曰易繫論語多以仁知竝言樊遲亦再問仁知大抵學問不出知行知主知而仁主行也雲峰胡氏曰不仁者失其本心者也安仁者本心非有所存而自不失利仁者能存其本心而惟恐失之嗚呼安之者不可遽及失之者可為戒而守之者可為法矣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去聲

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去聲於理程子

所謂得其公正是也

程子曰仁者用心以公故能好惡人公最近仁。○朱子曰程子

之言約而盡公者心之正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體用備矣。○公正今人多連看其實公自是公正自是正這兩箇字相少不得公是心裏公正自好惡得來當理苟公而不正則其好惡必不能皆當乎理正而不公則切切然於事物之間求其是而心却不公此兩字不可少一。○程子只著公正兩字解這處某怕人理會不得故以無私心解公字好惡當於理解正字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未必好惡當於理然惟公而後能正公是箇廣大無私意正是箇無所偏向處。○胡氏曰無私心體也好惡當於理用也。○雙峰饒氏曰忠清章論仁是因事而原其心故先言當理而後言無私心能好惡是內心而達於事故先言無私心而後言當於理。○考程氏復心曰蓋有無私心而或不能當理者非仁

也令尹子文是也有當理而或不能無私者亦非仁也陳文子是也人之於好惡亦猶是耳即此言之則公正二字豈無內外體用之別哉

○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如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牽於私而不能自克

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朱子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若

稍有些私心則好惡之情發出來便失其正惟仁者心中渾是正理見人之善則好之見不善者則惡之或好或惡皆因人之有善惡而吾心廓然大公絕無私繫故見得善惡十分分明而好惡無不當理故謂之能好能惡。○慶源輔氏曰仁者心之德純是義理纔有纖毫私欲便是不仁不仁則其好惡自然與義理相違悖矣。○胡氏曰好其所是惡其所非人之至情也然有一毫私意雜乎其間則憎而不知其善愛

而不知其惡者有矣故好惡當理惟仁者能之仁者之心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意其心之所好理之所當好其心之所惡理之所當惡也○雲峰胡氏曰好惡之心人皆有之獨仁者能之大學曰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皆須看能字好惡當於理始可謂之能不然非能好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

苟誠也

如苟日新之苟○胡氏曰苟字有二義有以苟且為言者苟合苟美之類是也有以誠實為言者此章及苟子不欲之類是也

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

則必無為惡之事矣

朱子曰方志仁時便無惡若問斷不志仁時惡又生○勉齋黃

氏曰人心不可兩用志於此必遺於彼所患者無其志耳夫仁者此心之全德誠志於仁則必先存此心

天理之公而去其人欲之私惡念何自而生乎○潛

室陳氏曰此是君子小人分路猶向東行人一心向

東去無復有回轉向西之理西行人亦然○勿軒熊

氏曰語言志有三曰志學曰志道曰志仁仁則直指

本心尤親切矣○新安陳氏曰苟志於仁四字涵三

意志於仁與志於道不同仁是道德之精純志是志

向之堅定而又加以誠焉則

於為惡之事可保其必無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

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朱子曰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惟

其不志於仁是以前至於有惡此志字不可草草看○慶源輔氏曰過舉謂或用意過當或資質之偏或氣壹之動志無惡則志為之主也志在於仁則思慮自不到惡上矣○通書解曰有心悖理為惡無心失理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或問君子而有以非道得富貴者何

也朱子曰是亦一時不期而得之非語其平日之素行也○勉齋黃氏曰博奕鬪很奢侈淫肆之類皆所以取貧賤之道不以其道者謂無此等事而為水火盜賊誣誤陷於刑戮之類以致貧賤也然於

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

賤也如此程子曰無道而得富貴其為可恥人皆知

以其道得富貴須是審苟不以其道決是不可受不以其道得貧賤却要安蓋我雖是不當貧賤然當安

之不可於上面計較云我不當得貧賤有汲汲求去之心○問富貴不處是安於義貧賤不去是安於命

蓋吾何求哉求安於義理而已不當富貴而得富貴則善義理故不處不當貧賤而得貧賤則自家義理

已無愧居之何害富貴人所同欲若不子細便錯了貧賤人所同惡自家既無愧義理若更去其中分疏

我不當貧賤便不是○富貴不以道得之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之類○王氏曰審有兩端安只一路○

葉氏曰富貴不苟處則可以長處樂貧賤不苟去則可以久處約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平聲

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

則是自離去聲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慶源輔氏曰貪字與審字相反厭字與安字相反。雙峰饒氏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是結上生下。安陳氏曰名者實之賓因名字而遡其實。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七到反

沛音貝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

舍上聲下同之間而已也朱子曰杜預謂草次之期言草草不成禮也便是此意左傳過

信為次亦是苟且不為久計之意苟且是時暫處非如大賓大祭之時顛沛如曾子易簣之時○無終食

違仁是無時而不仁造次顛沛必於是無處而不仁○西山真氏曰此章當作三節看處富貴貧賤而不苟此一節猶是麤底工夫至終食不違又是一節乃存養細密工夫然猶是平居暇日事可勉而至至於造次急遽之時患難傾覆之際若非平時存養已熟至此鮮不失其本心若能至此猶必於是仁乃至細密工夫其去安仁地位已不遠矣然若無麤底根基豈有遽能造於細密者故必以審富貴安貧賤為本然後能進於此○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乃用功之序也

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去聲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

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朱子曰此言內外大小皆當理會外若不謹細

行則內何以爲田地根本內雖有田地根本而外行不謹則亦爲之搖奪如世間固有小廉曲謹而臨大節無可取者亦有外面界辨分明而內守不固者○慶源輔氏曰取舍之分在外審富貴安貧賤是也而實有助於內存養之功在內所謂無終食造次顛沛之違是也而實有益於外故取舍明則存養愈精密而無違缺之處存養密則取舍愈分明而無疑似之差○雙峰饒氏曰天下之所同欲者莫如富貴所同惡者莫如貧賤雖君子之心亦無以異於人也然人之常情欲之則必趨之惡之則必避之鮮有不因是而喪其所守者惟君子則不然於富貴未嘗不欲而得之不以其道則寧避之而不處於貧賤未嘗不惡而得之雖不以道亦寧安之而不去是何君子欲惡之與人同而去取之與人異耶誠以富貴雖可欲而所欲有大於富貴者貧賤雖可惡而所惡有大於貧賤者千乘萬鐘得之若可以爲榮然義之不度而有

害於吾本心之仁則適足以爲辱不得之若可以爲戚然命之能安而無害於吾本心之仁則乃所以爲樂人能知此而於三者之間審所擇焉則天理人欲去取之分判然於中而存養省察以全吾本心之仁者自有不容已者矣是以古之君子戰戰兢兢靜存動察不使一毫慢易非僻之私得以留於其間而有終食之違焉造次之時人所易忽也而不敢忽顛沛之地人所易忘也而不敢忘必使此心之仁無頃刻之間斷無毫釐之空闕而後爲至焉此其所以動靜周流隱顯貫徹而日用之間無非天理之流行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

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惡皆去聲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

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朱子曰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却有此二等然亦無大優劣好仁者是資性渾厚底惻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底羞惡之心較多聖人謂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又從而解之曰我意所謂好仁者須是無以尚之惡不仁須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是好之篤惡之切非畧畧恁地知好惡底○好仁者如好好色舉天下之物無以加尚之若有以尚之則其好可移矣若說我好仁又却好財好色便是不會好仁惡不仁者如惡惡臭惟恐惡臭之及其身好好色惡惡臭皆自己身上事非是專言好他人之仁惡

他人之不仁也○好仁惡不仁之人地位儘高直是難得禮記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正是此意○顏子明道是好仁孟子伊川是惡不仁○惡不仁終是兩件好仁却渾淪了學者未能好仁且從惡不仁上做將去庶幾堅實又曰好仁而未至却不及那惡不仁之切底蓋惡不仁底真是壁立千仞滴水滴凍做得事成○潛室陳氏曰性各有偏重顏子是好仁之人豈不能惡不仁然好仁意思勝如惡不仁孟子是惡不仁之人豈不能好仁然惡不仁意思勝如好仁故各於偏重處成就○蔡氏曰論資質則惡不仁者不如好仁者之渾然論工夫則好仁者不如惡不仁者之有力要之皆成德之事○雙峰饒氏曰好仁者於好上重惡不仁者於惡上重惡不仁者未便是仁因其惡不仁也而後能為仁故曰其為仁矣其是將然之辭既惡不仁則亦將為仁矣是何也以其惡之之淡不使不仁之事加於其身

故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

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

已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

至之亦易去聲也問一日用其力將志氣合說如何

朱子曰用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
面了志之所至氣必至焉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
也人出來萎萎衰衰恁地柔弱亦只是志不立志立
自是奮發敢為這氣便生志在這裏氣便在這裏志
志與氣自是相隨若真箇要求仁豈患力不足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

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

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

力於仁也朱子曰有一般人其初用力非不切至到

中間自是欲進不能所謂力不足者中道
而廢正是說此等人這般人亦未
之見可見用力於仁者之難得也○此章言仁之成

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

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

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三言未見而意實相承初言成德者之未見

次言用力者之未見末又言用力而力不足者之未見無非欲學者因是自警而用力於仁耳○雲峰胡氏曰好仁惡不仁者利仁之事用力於仁者勉行之事皆未之見可歎也用力而未至者亦未之見益可歎也然不必謂世無其人但謂我未見其人猶有不絕望之意焉其勉人也切而待人也厚可於此觀聖人之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

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

朱子曰君子過於厚與愛雖是過然亦是

從那仁中來血脈未至斷絕若小人之過於薄忍則仁之血脈已斷絕謂之仁可乎○人之過不止於厚薄愛忍四者伊川只是舉一隅耳若君子過於廉小人過於貪君子過於介小人過於通之類皆是然亦不止此但就此等處看則人之仁不仁可見而仁之氣象亦可識故但言斯知仁矣○劉氏曰周公使管叔監殷而管叔以殷畔昭公不知禮而孔子以為知禮實過也然則公愛其兄孔子厚其君是乃所以為仁也○觀過斯知仁猶曰觀人之過足知夫人之所存也若於此而欲求仁之體則失聖人本意矣○慶源輔氏曰人情於人之過失多不致察故夫子發此歎耳○蔡氏曰聖經渾涵宏博但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而厚薄愛忍自無不包但曰觀過而觀人自觀自無不備但曰斯知仁而仁不仁皆在其中矣○潛

室陳氏曰過於厚處即其仁可知過於薄處即其不仁可知觀其人之過可以知其仁不仁矣中舍不仁字○或曰聖人只說知仁尹氏又說人之仁不仁可見何也雙峰饒氏曰他見各於其黨兼君子小人而言故下句亦作仁不仁說要之上文雖兼兩邊其意實重在這一邊觀過知仁恐只說這一邊好底言雖過也然因其過猶足以見其仁如周公孔子之過是也若小人則無處不薄無處不忍何待其過然後知其不仁

○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俞絹以親故受汗辱

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後漢書吳祐順帝時遷膠東侯相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嗇夫小吏也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音丙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汗辱之名所謂觀

過斯知仁矣使歸謝父還以衣遺去整之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

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

也勉齋黃氏曰人雖有過不可以其過而忽之於此而觀其類乃可以得其用心之微也或謂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記禮者之意亦可取乎曰如此則是必欲得其人之過而觀之然後知其仁恐非聖人之意也○雲峰胡氏曰人之過兼君子小人而言觀過獨指君子而言仁者人之本心也君子不失其本心故觀其無心之過猶可知其本心之存小人本心已亡矣又何觀焉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又

反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

胡氏曰夫子但以夕死為可而

今兼生順言之者惟其生順而後死安也果能有所聞必不肯置身於一毫不順之地矣○新安陳氏曰生順死安四字本張子西銘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

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程子曰聞道知所以為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朱子曰道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只是尋箇是處若見得道理分曉生固好死亦不妨夕死可矣只是說便死也不妨非謂必死也○道誠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第恐知之或未真耳若是知得真實必能信之篤守之固幸而未死則可以充其所知為聖為賢萬

一卽死亦不昏昧過了一生如禽獸然是以為人必
以聞道為貴也○聖人非謂人聞道而必死但深言
道不可不聞耳蓋將此二句來反之曰若人一生而
不聞道雖長生亦何為人而聞道則生也不虛死也
不虛若不聞道則生也枉了死也枉了○聞道不止
知得一理須是知得多有箇透徹處○潛室陳氏曰
此聞非謂耳聞謂心悟也卽程門所謂一日融會貫
通處為學若不見此境界雖皓首窮經亦枉過一生
若已到此境界雖死無憾亦不虛了一生也○厚齋
馮氏曰人不知道有愧於生道罕得聞人無不死使
誠聞道雖死何憾曰可矣非謂必至於死也○齊氏
曰子貢猶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必如曾子之唯而
後能聞爾○雙峰饒氏曰人不聞道則動作云為是
非皆不知冥行而已枉在天地間做人既聞道方知
為子必不可不孝為臣必不可不忠每事順理而行
生既順理則俯仰無愧其死方安問如曾子得正而

斃方死而安曰曾子唯聞道所以須要易箦曾元唯未聞道惟知以姑息愛其親故以幸至且為請此章重在聞道不在死生○雲峰胡氏曰道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聞道者此心真有得乎此理朝聞道朱子所謂一旦豁然貫通者也苟無平日積累之勤必無一朝頓悟之妙謂之人而昧其所以為人之理與禽獸草木同生死可乎不可乎縱使有長生不死之說亦復可乎不可乎可矣二字令人惕然有深省處通考問朝聞夕死得無近於釋氏乎朱子曰吾之所謂道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當然之實理彼之所謂道則以此為幻為妄而絕滅之以求其清淨寂滅者也為吾之說者行法俟命而不求知死為彼之說者坐亾立脫變見萬端而卒無補於世教之萬分也○東陽許氏曰聖人言死可舉其極重者言之而應事皆在其中非專為死也故集註以生順二字補明其意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

七住 反向

也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

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華陽范氏曰志於道者重內而忘外恥惡衣惡食者

未能忘外也徇其外而無得於內矣夫豈足與議哉
 ○問志道如何尚恥惡衣食朱子曰有這般半上落
 下底人也志得不力只名為志道及外物來誘則又
 遷變了○問志於仁則能無惡志於道乃猶有此病
 何也曰仁是最切身道理志於仁大段是親切做
 工夫所以必無惡志於道則說得來闊凡人有志於
 學皆是也若志得來汎而不切則未必無恥惡衣食
 之事○求安與飽者猶以適乎口體之實也此則非

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慙焉
 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蔬食菜羹則不
 能出諸其戶者蓋其識致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下
 矣○陳氏曰志方求而未真有得安保其無外役以
 分之○西山真氏曰志於道者心存於義理也恥衣
 食之惡者心存於物欲也理之與欲不能兩立故聖
 人以此為戒也學者必須於此分別得明白然後可
 以進道不然則亦徒說而已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
 改其樂此是不恥惡食子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
 立而不恥者此是不恥惡衣前輩有云咬得菜根何
 事不可為是亦此意○葉氏曰心一而已役於物則
 害於道篤於道則忘於物天理人欲消長之機聖人
 之所深辨而學者之所當加察也○王氏曰未字見
 聖人待人寬厚處兩何足字是先儒鞭迫緊切處○
 新安陳氏曰內重而見外之輕得淡而見誘之小斯
 人也與之議道則識高明而論精微今云學道而尚

羞惡衣食則與不學無識之俗人何異其內不重
 得不淡可知矣言此以厲為士而識趣卑陋者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也

歷反比必二反通考吳氏程曰集註於翻切字多仍
 古韻用類隔者今更音和必二反合更作此二反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

左傳僖公五年
 年晉侯使士

為二公子築蒲與屈士薦退而賦曰狐裘龙音蒙
 茸以狐腋為裘貴者之裘也龙茸亂貌言貴者之多
 也一國三公蒲屈大都耦國故獻公與二公子鼎立
 為三公吾誰適從言城不堅則為二公子所怨堅之
 則為固仇不忠無以莫不肯也比從也勉齋黃氏曰
 事君故不知所適從莫不肯也比從也於天下言於
 天下之事無不然惟義之○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
 從不可先懷適莫之念也

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平聲於猖昌音狂自

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

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

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朱子曰義是吾心所

處之宜者見事合恁地處則隨而應之更無所執也義當富貴便富貴義當貧賤便貧賤當生則生當死

則死只看義理合如何慶源輔氏曰道是體義是用聖人之學以道為主而隨事況應有義存焉處物

為義心無適莫只看義合如何雖若有所倚而實無所倚道義變動不居未嘗有所倚者故也無適莫而

不主於義則猖狂妄行無適莫而義之比則步步著實也雙峰饒氏曰心不可先有所主當於事至物

來虛心觀理惟是之從而已老主虛佛主空自謂無

所住者似乎無適莫然無義為之據依故至於猖狂

自恣問吾儒與於二氏者何在曰吾儒則見虛空中

辟塞皆是實理故未應則無思無為而此理已具已

應則無適莫而惟義之從東陽許氏曰無適莫者有義為之主無可無不可者義在可則可義在不可

則不可爾心無住者應事則可亦可不可亦可也何獨應變不同於聖人其應常亦未嘗有同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

上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

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音洛善謂懷德惡

不善

謂懷刑

所以為君子苟安

懷土

務得

懷惠

所以為小

問所貴乎君子者正以其無所待於外而自修也
者先王所以防小人君子何必以是為心哉朱子曰
無慕於外而自為善無畏於外而自不為非此聖人
之事也若自聖人以降亦豈不假於外以自修飾所
以能見不善如探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皆為其
知有所畏也所謂君子者非謂成德之人也若成德
之人則誠不待於懷刑也但言如此則可以為君子
如此則為小人○樂善惡不善猶曰好仁惡不仁必
以刑言則管仲所謂畏威如疾申公巫臣所謂慎罰
務去之之謂大抵懷德之君子不待懷刑而自安於
善懷土之小人特欲全其所保而未必有逐利貪得
之心其為善惡亦各有深淺矣○問此章君子小人
所懷不同與周比和同相反者無與否雙峰饒氏曰
懷土懷惠固皆是為利然與那為惡底小人又似少

與但用人既殊其終亦必至於相反○雲峰胡氏曰
論語以君子小人對言者甚多他章多指其所為者
言此章則指其所思者言所為者行事之著所思者
心術之微也○新安陳氏曰懷德者安於善懷刑者
畏法而不敢為不善懷土者自戀其所有懷惠者貪
得人之所有又此所謂懷土與易所謂安土不同易
與樂天敦仁連言有安分不外求之意此則集註曰
溺其所處之安又曰苟安其相去遠矣○東陽許氏
曰德者人得於天之善理即大學所謂明德君子常
切思懷念念不忘欲至於至善之地小人不知有此
徇其欲心惟思自逸不能遷善以成德君子常念刑
法之可畏而自守其身不至於犯之小人但思惠利
之所在不能擇義惟務苟
得雖有刑法在前亦不顧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上聲

孔氏曰孔氏名安國西漢人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

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朱子曰放於利而行只是要便宜底人凡事只

認自家有便宜處便不恤他人所以多怨○勉齋黃氏曰謂之放則無一言一動不在於利也謂之多則

其怨之者不但一二人而已惟其放利所以多怨○雙峰饒氏曰事事依利而行則利已害人處必多所

以多怨多字從放字上生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

何

讓者禮之實也王氏曰讓以心言故曰禮之實何有言不難也言有

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

且無如之何矣而况於為國乎問讓者禮之實也莫是辭讓之端發於本

心之誠然故曰讓是禮之實朱子曰是若玉帛交錯固是禮之文而擊拳曲跽升降俯仰也只是禮之文

皆可以偽為惟是辭讓方是禮之實這却偽不得既有是實自然是感動得人心若以好爭之心而徒欲

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何感化得他○先王之為禮讓正要朴實頭用若不能以此為國則是禮為虛文

爾其如禮何○問禮者自吾心恭敬至於事為之節是也君子欲治其國亦須是自家盡得恭方能以禮

為國所謂一家讓一國興讓則為國何難之有不能盡恭敬辭讓之心則是無實矣雖有禮之節文亦不

能行况為國乎曰且不奈禮之節文何以為國○

雙峰饒氏曰孟子告梁王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又謂後義先利不奪不讓此正是不讓處如何為國夫子是以春秋之時禮文雖在然陪臣僭大夫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故有為而言○雲峰胡氏曰能字亦緊要行禮非難能讓為難常人雖欲讓私欲害之有欲讓而不能者故書首稱堯為克讓讓者禮之實能則實於讓○新安陳氏曰世人於辭受之際始或虛讓而卒也實受非讓也必以辭讓之實心行辭讓之實事始可以言讓有禮之實則為國而有餘無禮之實則為禮且不足其不能為國意蓋在言外也通考賈氏紹曰國之不治起於爭爭起於不讓而無禮使有禮則上下之分截然亂何從起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爭何所至故曰能以禮讓為國何有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

朱子曰猶言不怕無官做但怕有官不會做

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

而已矣

朱子曰致君澤民之具達則行之無位非所患也聖人所說只是教人不求知但盡其在

我之實而已○南軒張氏曰患所以立求為可知為己者之事也若有患無位與人莫己知之心一毫之萌則為徇於外矣不患莫己知而求為可知則君子為己之學蓋可知矣若曰使在己有可知之實則人將自知之則是亦患莫己知而已豈君子之心哉○勉齋黃氏曰求諸己而在人者有不得在我無憾矣求諸人而在我者有不足祇自愧而已○慶源輔氏曰人情惟患無位耳君子則以立乎其位者為患人情惟患莫己知耳君子則以無可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

參乎者呼荒故反下同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

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上聲然一理體而泛應

曲當去聲用各不同殊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

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

將有所得新安兒氏曰荀子勸學篇真積力久則入謂真誠之積用力之久是以呼

而告之通考勿齋程氏曰方其靜也統宗會元萬有

見是之謂用貫乎始終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

速而無疑也朱子曰一是一心貫是萬事看其事來聖人只這心應去只此一心之理盡貫

眾理○問未唯之前如何曰未唯之前見一事是一

箇理及唯之後千萬箇理只是一箇如事君忠是此

理事親孝交友信也是此理以至精粗大小之事皆

此一理貫通之曾子先只見得聖人千條萬緒都好

不知都是從這一心做來及聖人告之方知都是從

這一箇大本中流出如木千枝萬葉都好都是從這

生氣流注貫去也○曾子工夫已到千條萬緒一一

身親歷之聖人一點他便醒觀禮記曾子問中問喪

禮之變曲折無不詳盡便可見曾子是一一理會過

來○一對萬而言不可只去一上尋須去萬上理會

若見夫子語一貫便將許多合做底都不做只理會

論語精義 卷之四 聖仁

會得一。只愁不理會得。貫理會貫未得。便言一天資高者。流為佛老。低底只成一箇鶻突物事。○問中庸曰。鸞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是子思在天舉一物在地舉一物。在人舉夫婦。鸞與魚其飛躍雖不同其實一物為之耳。夫婦之道亦不出乎此。是皆子思發明一貫之道也。孔子繫易辭有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亦發明斯道也。曰所引中庸易傳之言以證一貫之理甚善。愚意所謂一貫者亦如是。○東陽許氏曰。一理貫萬事。固是說事物雖眾。只是一箇道理。此言吾道一以貫之。是就聖人應事處說。須要體認得聖人之心。全是理行出。全是道如此。方是吾道一以貫之。若只說萬理一原。却只是論造化。與此章意不相似。○通考勿齋程氏曰。人之一心。神明不測。具此眾理而應萬事。寂然不動。此理固存。感而遂通。非由外鑠。仁包四

者該乎萬善求仁得仁斯為一貫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已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

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況應曲當。此聖道之一貫譬則天

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新安陳氏曰此就聖人分上移

上一步借天地之道之體用以形容聖道之體用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

無待於推矣。朱子曰自此之外固無餘法便是那竭

用與天地一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自此之外固無餘法皆自然而然莫之為而為故曰亦無

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已

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去聲曉也。

河東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

恕不出來，誠有是心之謂忠，見之功用之謂恕。明道言忠恕二字要除一箇除不得，正謂此也。○朱子曰：盡已之謂忠，推己及物之謂恕。忠恕二字之意，只當如此說。曾子說夫子之道，而以忠恕為言，乃是借此二字綻出一貫。一貫乃聖人公共道理，盡已推己不足以言之。緣一貫之道難說，與學者故以忠恕曉之。○一貫自是難說，曾子借學者忠恕以形容一貫，猶所謂借粗以形容細。○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異。此正猶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別耳。曾子所言忠恕，自眾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為小事。然聖人分上無非極致，蓋既曰一貫，則無小大之殊故也。猶天道至微，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

不可專以太虛無形為道體，而形而下者為粗迹也。○一是忠貫是恕體，一而用殊。○忠只是一箇忠，一片實心，做出百千箇恕來。○忠在一心上，恕則貫乎事物之間，只是一箇一分著，便各有一箇一。老者安之，是這一箇一少者懷之，亦是這一箇一。莫非忠也，恕則自忠而出，所以貫之也。○夫子言一貫，曾子言忠恕，子思言大德小德，張子言理一分殊，只是一箇在聖人分上，日用千條萬緒，只是一箇渾淪真實底流行貫注，他更下不得一箇推字。曾子假借來說，貼出一貫底道理，要知天地是一箇無心，底忠恕聖人是一箇無為底忠恕，學者是一箇著力底忠恕，學者之忠恕乃是忠恕正名，正位固是一箇道理，在三者自有三樣。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此語極是親切。○忠在聖人是誠，恕在聖人是仁，仁與誠則說開了，惟忠恕二字相粘，少一箇不得。○問夫子之道如太極，天下之事如物之有萬物，雖有

萬而所謂太極者則一太極雖一而所謂物之萬者未嘗虧也至於曾子以忠恕形容一貫之妙亦如今人以性命言太極也不知是否曰太極便是一到得生兩儀時這太極便在兩儀中生四象時這太極便在四象中生八卦時這太極便在八卦中○覺軒蔡氏曰盡己之謂忠須是此心發得十分盡方是忠若畱得一分未盡便不得謂之忠推己之謂恕須是推己心以及人如己心之所欲方是恕若有一處推不到便不得謂之恕此是學者著力之忠恕也下文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朱子曰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此是天地聖人自然之忠恕也學者誠能由著力之忠恕亦可做到自然之忠恕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新安陳氏曰此曾子就聖人分上移下一步借學者忠體恕用之名以形容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聖道之體用

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

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

宋子曰忠者盡己之

心無少偽妄以其必於此而本焉故曰道之體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以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曰道之用○忠卽是實理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亦只以這實理流行發生萬物牛得之而爲牛馬得之而爲馬草木得之而爲草木○一本是統會處萬殊是流行處在天道言之一本是元氣之於萬物有日月星辰昆蟲草木之不同面只是一氣之所生萬殊則是日月星辰昆蟲草木之所得以生者一箇自是一箇模樣在人事言之則一理之於萬事有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動息灑掃應對之不同而只是此理之所貫萬殊則是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所當於道者一箇是一箇道理其實只是一本○慶源輔氏曰集註又舉

天地之體用而釋之雖不言聖人之體用然在其中矣故直言道之體道之用而已亦不復明言天地也
 ○萬殊之所以一本者指用之出於體謂萬殊之實出於一本也一本之所以萬殊者指體之散於用謂一本之實散於萬殊也指用之出於體指體之散於用則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西山真氏曰天地與聖人只是一誠字天地只一誠而萬物自然各遂其生聖人只一誠而萬事自然各當乎理學者未到此地位且須盡忠恕二字誠是自然底忠恕忠恕是著力底誠孔子告曾子以一貫本是言誠曾子恐門人曉未得故降下一等告以忠恕要之忠恕盡處即是誠○雙峰饒氏曰一以貫之之字指萬而言萬者一之對也一是指道之總會處萬是指道之散殊處道之總會在心道之散殊在事以道之總會在一心者貫道之散殊在萬事者故曰吾道一以貫之當看道字問曾子答門人何不曰一本萬殊體立用行之類

而曰忠恕何也曰不若忠恕兩字學者所易曉便可
 用功盡得忠便會有這一盡得恕便會以貫之一以貫之是自然底忠恕忠恕是勉強底一以貫之曾子之學主於誠身故其告人便就行處說○東陽許氏曰上言至誠無息是以天地之至誠無息喻夫子之一理渾然萬物各得其所是以天地之生萬物各得其所喻夫子之泛應曲當下言至誠無息者道之體是言夫子之心至誠無息乃道之體萬物各得其所是言夫子之憲萬物各得其所為道之用
 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朱子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見周禮疏如此也仁比而推之便是恕○慶源輔氏曰中心為忠謂中心所存本無一毫之不盡也如心為恕謂如我之心而推之於外無彼此之間也
 ○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

恕也違道不遠是也

朱子曰以己是自然流出不待安排布置推己是著力便有轉

折只是爭箇自然與不自然○以己及物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聖人是因我這裏有那意思便去及人如因我之饑寒便見得天下之饑寒自然恁地去及他便是以己及物如賢人以下知得我既是要如此想人亦要如此而今不可不教他如此三反五折便是推己及物只是爭箇自然不自然

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

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

異者動以天爾

朱子曰天道是體人道是用動以天之物接者言之則謂之人道耳曰然此與誠者天之道

誠之者人之道語意自不同○忠是未感而存諸中者所以謂之天道恕是已感而見諸事物者所以謂之人道忠是自然恕是隨事應接畧假人為所以有天人之間推程子動以天之說則聖人之忠恕為動以天賢人之忠恕為動以人矣又以忠為天道恕為人道何也且盡已推己俱涉人為又何天人之分曰彼以聖賢而分此以內外而分盡已雖涉人為然為之在己非有接於外也從橫錯綜見其並行而不相悖則於此無疑矣又曰中庸之言則動以人爾○潛室陳氏曰忠恕是對立底道理故以體用言其體無妄故曰天其用推行故曰人○黃氏曰以聖人比學者聖人之忠是天之天聖人之恕是天之人學者之忠是人之人之天學者之恕是人之人畢竟忠是體近邇未發故雖學者亦有箇天恕是用便是推出外去底故雖聖人亦有箇人○陳氏曰中庸以中為大本是專指未發處言之此以忠為大本則是就心

之存主真實無妄處言之徹首徹尾無間於未發已發程子只是借大本達道四字言之其意自不同通

東陽許氏曰圈外第一條作四節看以已及物仁也是一節言聖人事推已至不遠是一節為恕之正義忠恕一以貫之至大本達道是一節發明聖人忠恕此與違道以下是一節繳上三節此字指忠恕一貫以下言違道不遠繳第二節動

又以天又繳回以已及物一句上

又曰維天之命於

音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

朱子曰維天之命於

穆不已此不待盡而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不待推而恕也陳氏曰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不已即無息也此摘詩二句以言天地之道至誠無息即天地之道之忠也由乾道之變化以生萬物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之正此摘易二句以言萬物之各得其所即天地之道之恕也朱子謂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及至誠無息者道之體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等語皆是祖述程子此條而敷衍之皆是即天地之道以形容聖人之道根源於程子而盡發於朱子淵乎微哉曾子借忠恕以明一貫是將一貫放下說程子借天地以明忠恕是將一貫提起說

又曰聖人教人

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

以告之也

胡氏曰渾然一理者純亦不已無毫髮之間斷在學者則為忠在夫子則為一在天

地則為至誠無息也泛應曲當者酬酢萬變無不合乎理在學者則為恕在夫子則為貫在天地則為萬物各得其所也一即體貫即用體隱而用顯故用可見學者之所能知體不可見非學之至者不能知也以子出門人問觀之當時侍坐非必一人獨呼曾子語之惟曾子為能達此耳

曾子告門人

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新安

陳氏曰曾子之才能達一貫故夫子以一貫告之門人之才未達一貫惟可告以忠恕故曾子以忠恕告之此所謂教人各因其才所以曰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

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朱子曰忠恕名義自合依違道不遠乃掠下教人之意欲

學者下學乎忠恕而上達乎道也曾子却是移上一階說聖人之忠恕到程子又移上一階說天地之忠恕其實只是一箇忠恕須自看教有許多等級分明○或問曾子未知體之一處莫是但能行其粗而未造其精否曰不然聖人所以發用流行處皆此一理豈有精粗緣他但見聖人之用不同而不知實皆此理流行之妙故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遂能契之深而應之速云而已矣者謂聖人只是箇忠只是

箇恕只是箇至誠不息萬物各得其所而已○子貢尋常自知識而入道故夫子警之曰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對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益言吾之多識不過一理耳曾子尋常自踐履入道事親孝則真能行此孝為人謀則真箇忠與朋友交則真箇信故夫子警之曰汝平日之所行者皆一理爾惟曾子領畧於片言之下故曰忠恕而已矣以吾夫子之道無出於此也又曰夫子只以一貫語此二人亦須是他承當得想亦不肯說與領會不得底人曾子是踐履篤實上做到子貢是博聞強識上做到○曾子父子相反會點天資高明見得甚高却於行上工夫疎畧會參天資本魯合下不曾見得却是日用間積累做工夫去一貫之說待夫子告之而後知然一唯之後本末兼該體用全備故傳道之任不在其父而在其子虛實之分學者其必有以辨之○潛室陳氏曰聖人一心渾然天理事物各當其可猶一元之

運萬化自隨初無著力處至於學者須是認得人已
 一般意思却安排教入塗轍須是下工夫方可要知
 忠恕是一貫意思一貫是包忠恕而言忠恕是箇生
 底一貫一貫是箇熟底忠恕又曰易所謂何思何慮
 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者正聖人一貫之說也○
 雙峰饒氏曰忠恕為說蓋有三焉一謂忠為天道恕
 為人道者此以微而天理顯而人事分忠恕也而聖
 人人事之際莫非天理之流行非微顯一以貫之與
 二謂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者此以內而存心
 外而行事分忠恕也而聖人之行事莫非此心之無
 妄實為之非內外一以貫之與三謂忠者體恕者用
 大本達道者此以靜而未發動而已發分忠恕也而
 聖人已發之和皆未發之中實為之非動靜一以貫
 之與是三者各以兩端相為對待而以此貫彼脈絡
 相因亦猶忠之所以為恕而恕之本乎忠也○程子
 謂忠恕違道不遠下學忠恕所以以上達一貫此論不

可易曾子用功處不必他求只看大學所說便是問
 大學所說如何是忠恕曰修身以上忠之事也齊家
 以下恕之事也問程子曰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
 恕也不言忠恕而言仁恕何也曰此先言仁恕之別
 且先教人識恕字之本義然後言一以貫之之忠恕
 與違道不遠之忠恕不同蓋違道不遠之恕正是推
 已及人之恕而一以貫之之恕則是以已及人之仁
 與推已及人之恕有異故曰此與違道不遠與者動
 以天爾○王氏曰朱子之說是言一貫而忠恕在其
 中程子之說是言忠恕而一貫在其中朱子於夫子
 之意詳程子於曾子之意詳程子言以已及物一句
 上應無待於推下應動以天爾○雲峰胡氏曰曾子
 借學者之忠恕以明夫子一貫之似程子則即天地
 之忠恕以明夫子一貫之真未舉中庸違道不遠專
 為學者言也本只是下學之事未說到上達因論語
 之一貫而及中庸之忠恕則中庸之言乃下學上達

之義蓋下學忠所以上達聖人之一下學恕所以上達聖人之貫也大抵不說出天地之忠恕則人以一貫為淺近而忽聖人之道以為易不說歸學者之忠恕則人以忠恕為高虛而畏聖人之道以為難此程子朱子教人之意也○新安陳氏曰曾子之學固主於力行然亦未嘗不先於致知觀集註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之語精察即致知也况大學成於曾子格物致知實大學之始教又觀記曾子問中禮之權變曲折纖悉必講明之豈有全不加意於致知而變化其氣質之魯者哉通考仁山金氏曰首一條伯子語夫子之忠恕後條叔子語造化之忠恕違道不遠學者忠恕以已及物仁也一句上應無待於推下應動以天爾此是提起一級明夫子之道下學上達此是放下一級明曾子之意通旨朱氏文炳曰一貫忠恕體用而已矣曾子於此著明之而於大學尤推廣之修身以上所以體此忠也一之所以為體也齊家以下

所以行此恕也貫之所以為用也此一貫忠恕為聖賢相傳之心法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

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深喻是以

篤好去聲楊氏曰君子有舍上聲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

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去聲無甚於死孰肯舍生

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

人反是朱子曰君子見得這事合當如此那事合當如彼但裁處其宜而為之○君子之於義見

言言大全 卷之四 三十一
得委曲透徹故自樂為小人之於利亦是於曲折纖
悉間都理會得故深好之。○喻義喻利不是氣稟如
此君子存得此心自然喻義小人陷溺此心故所知
者只是利若說氣稟定了則君子小人皆由生定學
力不可變。○南軒張氏曰學者莫先於義利之辨蓋
義者無所為而然也凡有所為而然皆人利之私而
非天理之存此義利之分也朱子謂義者無所為而
然此言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象山陸氏曰此章
以義利判君子小人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
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
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斯喻於
利矣。○雙峰饒氏曰此指君子小人之已成者而言
所以於義與利之精微曲折各能深曉程子是說喻
以後事象山是說喻以前事。○王氏曰篤好在喻後
志習在喻先。○陳氏曰天理所宜者只是當然而然
無所為而然也人情所欲者只是不當然而然有所

為而然也。○新安陳氏曰君子喻義未嘗求利然義
之所安即利之所在義之和之利自在其中小人喻
利雖專求利然嚮利必背義不義之利利愈得而害
愈甚矣要之義利之界限學者先明辨其幾微次必
剛決其取舍至淡喻其趣味
則君子小人成天淵判矣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省悉 井反

忠齊者冀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雙峰

饒氏曰省謂警 省非徒察也○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

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

責矣程子曰見賢便思齊有為者亦若是見不賢而 內自省蓋莫不在已○鄭氏南升曰見人之賢

者知其德行之可尊可貴則必思我亦有是善天之
所賦未嘗虧欠何以不若於人必須勇猛精進求其
必至於可尊可貴之地見不賢者則知彼是情欲汨
沒所以至此必須惕然省察恐已亦有是惡潛伏於
內不自知覺將為小人之歸此言君子當反求諸身
如此○慶源輔氏曰人心之明賢否所不能遁然徒
見之而不反諸身以致思齊內省
之誠則無益於我非為己之學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

朱子全引內則之文以解此章幾微也微

諫

坊記曰微諫不倦

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

所謂以下皆內則文下倣此○朱子曰幾諫只是漸漸細密諫不要峻暴硬要闡截○問幾諫是見微而

諫否曰人做事亦自有驀地做出來那裏去討幾微處○胡氏曰子之事親主於愛雖父母有過不容不諫然必由愛心以發乃可故下氣怡色柔聲皆深愛之形見者也所以謂幾微而諫不敢顯然直遂其已意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

則復

扶又反

諫也

朱子曰又敬不違敬已是順了又須委曲作道理以諫上不違微諫之意

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致父母於無過之地見父母之不從恐觸其怒遂止而不諫者非也務欲必諫遂至觸其怒者亦非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

鄉黨州閭寧孰

與孰同

諫

新安陳氏曰不曰苦諫而曰孰諫孰字有淡味純孰以諫

終欲諭父母於道而已

父母怒不悅而撻

他達反

之流血不敢疾

怨起敬起孝也

問微諫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得孝子深愛其親雖當諫過之時亦

不敢伸已之直而辭色皆婉順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纔見父母心中不從所諫便又起敬起孝使父母歡悅不待父母有難從之辭色而後起敬起孝也若或父母堅不從所諫甚至怒而撻之流血可謂勞苦亦不敢疾怨愈當起敬起孝此聖人教天下之為人子者不惟平時有愉色婉容雖遇諫過之時亦當如此甚至勞而不怨乃是深愛其親也朱子曰推得也好○西山真氏曰起者竦然興起之意孰者反復純孰之謂不諫是陷親於不義使得罪於州閭等而上之諸侯不諫使親得罪於國人天子不諫使親得罪於天下是以寧孰諫也怒撻之流血猶不敢怨况下於此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撻亦起敬起孝孝敬之外豈容有他念亦豈容有一息忘乎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

悉井反

曠而音問疎不

惟已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

如已告云之東即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已之所在

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

慶源輔氏曰詳味集註非身歷心驗之不

能盡其精微曲折之意如此事親者宜身體之又曰有親者遠遊固不可近遊亦當有方○問有不得已而遠遊如之何雙峰饒氏曰不遠遊是常法不得已而遠出又有處變之道聖人言常不言變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朱子曰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置人

子愛親之心亦當跬步不忘○胡氏曰遠遊特事之至逝者爾惟能即是而推之則凡可以貽親之憂者皆不敢為矣范氏之說深得其旨○新安陳氏曰朱子十四歲喪父韋齋先主事母盡孝所以發明此章曲盡孝子之心老杜曰頗覺良工心獨苦信哉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賢遍反首篇此蓋複出而逸其半也福音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胡氏曰謂念念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在此而不忘也

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南軒張氏

臣以年之盛衰察氣之強弱而喜懼存焉亦人子盡心於其親之一事也○王氏曰愛日之誠四字於懼字旨意深切○雲峰胡氏曰人生百年曰期而能百年者幾何人哉姑以其期言之如年八十可喜也而期者僅二十年可懼也年九十尤可喜也而期者僅十年尤可懼也故可喜之中政自有可懼者存焉○新安陳氏曰愛日者懼來日之無多惜此日之易過而於事親之道有不及也王安石詩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得愛日之意通考吳氏程曰愛日謂及時奉養無懈於心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形旬今之不然逮及也行去聲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去聲此故也○范氏曰

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

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

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易去聲。○朱子曰：此章緊要在

恥字上，若是無恥底人，未曾做得一分便說十分矣。范氏說最好，只緣胡亂輕易說了，便把行不當事非踐履到底鳥能及此。○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恥也。若恥則自是力於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矣。○厚齋馮氏曰：古人言之必行，不能躬行而徒言之，是所恥也。後之學者直講說而已，義理非不高遠，而吾躬自在一所不知恥之何哉。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慶源輔氏曰：約與放

之中，放則逸於規矩之外。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朱子曰：約有收斂近裏著實之意，非徒簡而已。或曰：約恐失之吝嗇。曰：這約字只是凡事自收斂。○此約字是實字，若約之以禮，約其情則約字輕。○問：以約失之者，鮮。凡人須要檢束，令入規矩準繩，便有所據守。方少過失，或是侈然自肆，未有不差錯。曰：說得甚分明。○南軒張氏曰：凡人事事以節約存心，則有近本之意，雖未能皆中節而失則鮮矣。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聲。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或問：言懼其易，故欲

訥訥者言之難出諸口也行懼其難故欲敏敏者力
行而不惰也宋子曰然○致堂胡氏曰敏訥雖若出
於天資然可習也言煩以訥矯之行緩以敏勵之由
我而已不自變其氣質奚貴於學哉○南軒張氏曰
言則欲訥行則欲敏蓋篤實自修無一毫徇外
之意也○雙峰饒氏曰此即矯輕警惰之法○胡

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

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朱子曰德不孤以理言必有鄰以事言○問鄰是朋類否曰然非惟君子之德有類小人之德亦自有類○此言有德者聲應氣求必不孤立與易中德不孤不同彼言

敬義立則內外兼備德盛而不偏孤不孤訓爰中大
字○新安陳氏曰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同德相應天
理自然之合也通旨朱氏公遷曰德行道有得於心
者指有德之人而言之陳氏謂行道有得於心者皆
是因入用功處論如孝弟忠信之類是也愚謂行道
有得於心不能有加於明德懿德德性之外正以復
其明全其懿盡其性而已是得於天者其本然之統
體行道有得於心者乃其修之復之之子目也○已
上得於天者與行道有得於心者其不同如此若知
德者鮮不恆其德之類則又汎言義理之得於已者
其所包者又甚廣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色角反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

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

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

義合故其事同也勿軒熊氏曰後篇言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

皆此意也○新安陳氏曰大倫中以人合者皆主義義有可否之分合則從不合不去不比父子兄弟以

天合者皆主恩恩則無可去之理故君臣朋友之事同也○東陽許氏曰事君交友之道所當為者固非

一端此章以君友同言又同

一數字所以專主諫爭說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四 終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五

公治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公治長以下在當時為今人也

孔文子以下古人也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

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以子貢方人故疑其然通

考勿軒熊氏曰前十三章言孔門弟子十四至二十一章言列國大夫二十二章至二十四章

通論古今賢人末三章一言夫子之志夫子之學一言改過記者之微意○程氏復心曰不說

是格物窮理之端則汲汲於論人似非為己之學者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

妻之妻去聲下同縲力
追反縲息列反

公冶長孔子弟子魯人一妻為之妻如也縲黑索也

縲閏絲反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為人

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通考東陽許氏

曰其必有以取之矣其字指長也聖人言其可妻是必長有德而有以得聖人此言若云聖人有取乎長則不須

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

固無害於可妻也夫音扶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

外至者為榮辱哉

朱子曰雖嘗陷縲紲而非其罪則其平昔之行可知非謂以非罪陷

縲紲為可妻也○慶源輔氏曰在我無得罪之道而

不幸有罪自外至何足以為辱在我有得罪之道雖

或幸免其罪於外何足以為榮故君子有隱微之過

於暗室屋漏之中則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不幸而遇

无妄之災則雖市朝之刑裔夷之竄皆受之而無惡

也○雙峯饒氏曰可妻以其素行取之縲紲非罪以

共一事言之在縲紲則似不可妻非其罪則無害於

可妻也○齊氏曰章非孟子遂為不孝之子公冶

長非夫子遂為有罪之人天下之不遇聖賢者眾矣

○東陽許氏曰擇婿之意全在可妻也上下面却言

長雖曾在縲紲自是為人所誣累非長實有罪則縲紲不足汗其行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

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音滔又名适字子容諡神

反正在敬叔孟懿子之兄也魯人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

謹於言行去聲故能見用於治去聲朝音潮免禍於亂世也

事又見賢通第十一篇朱子曰三復白圭見其謹言

矣又曰邦有道是君子道長之時南容必不廢棄邦

無道是小人得志以陷害君子之時南容能謹其言

行必不陷於刑戮○新安陳氏曰此章本○或曰公

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

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已也程子曰此以已之私心

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

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

也配合也夫婦皆可以配言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上幼時之

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

者且不為况聖人乎厚齋馮氏曰免於刑戮非必免

不能計特計其能保首領耳蓋世亂而刑戮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

考之韻書此字音密又云姓也通作處音伏

名不齊

魯人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

成其德者

說苑子賤為單父宰所父事者二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教子賤以治

人之術○朱子曰若鄉而多賢其老者吾當尊敬師事以求其益其行輩與吾相若者則納交取友親炙漸磨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胡氏曰家語云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有才智仁愛為單父宰民不忍欺以年計之孔子卒時子賤方年二十餘歲意其進師夫子退從諸弟子遊而切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歎之如故夫子既嘆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

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

賢遍反

魯之多賢也

朱子曰論

語中說君子有說最高者有大槩說者如言賢者之類聖人於子賤南宮适皆曰君子哉若人皆大槩說言美質係乎薰陶之效如此也○南軒張氏曰非特歎魯之多賢○蘇氏曰稱人之

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雙峯饒氏曰稱人善已可言厚又推本其

父兄師友乃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

也

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

音甫皆

宗廟盛平聲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

也新安倪氏曰按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璉周之八簋是商曰瑚夏曰璉也此因舊註想因
璉在上璉在下而誤耳外方內圓曰簋外圓內方曰簠

子賤故以已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

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程子曰瑚璉可施禮於宗廟如子貢之才可使

於四方可使與賓客言而已○朱子曰子貢畢竟只是器非不器也子貢是器之貴者與賤器不同然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此子貢之偏處
○南軒張氏曰瑚璉雖貴然未免於可器也賜能因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至則亦何所限量哉
○雙峯饒氏曰用之宗廟故曰貴盛黍稷故曰重飾以珠玉故曰華美子貢之才可使從政為卿大夫是貴重也而又有言語文章之可觀是華美也
○胡氏曰器

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此以為有用之成材者因下文瑚璉而加重其詞○或問子貢未至於子賤之君子歟
雲峯胡氏曰子賤亦未便是不器之君子特子賤能有所取以成德可充之以至於不器子貢雖有用之成材尚有所局而未至於不器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魯人佞口才也程子曰有佞佞之才者多

人於不善故學不貴佞○朱子曰佞是無實之辨又曰佞是捷給便口者不是諂是箇口快底人却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撰得說話也好
如子路何必讀書之言子曰惡夫佞者是也 仲弓

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

病其短於才也慶源輔氏曰仲弓從事於敬恕以求仁又在德行之科而夫子稱其可使

南面今或者又以不佞為嫌則決非務外而事口者故以為重厚簡默也人情徇外而不事內求名而不務實故以

佞為賢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焉於 虔反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去聲也言何用佞乎

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為

人所憎惡爾慶源輔氏曰佞人恃口以禦人浮淺躁妄發言成文雖若可聽然其情實則未

必如此心口既不相副自然招尤而取憎也○我雖新安陳氏曰口才雖俗人所賢而實正人所惡

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

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厚齋馮氏曰左氏傳云寡人不佞蓋以佞為才

衛以祝鮀之佞治宗廟然顏子為邦之問夫子則告之以遠佞人蓋本訥者近仁多言者數窮佞多失言不佞不害其為賢也○新安陳氏曰或人稱仲弓之

仁而短其不佞夫子不輕許仲弓以仁而反喜其不佞

○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

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

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况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

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蔡氏曰全體是天理渾然無一毫之雜不息是天理流行無一

毫之間愛之理心之德六字所以訓仁之義為甚切全體不息四字所以盡仁之道為甚大只此十字之約不惟諸儒累千百言莫能盡而前後聖賢所論仁字溥博精深千條萬緒莫不總會於十字之中矣○勉齋黃氏曰當理而無私心朱子據所聞於師者而言此章即已之所見而言全體二字已足以該當理無私心之義加以不息二字又五字未盡之旨蓋亦因其所已聞而發其所獨得故子文文子章雖引師說而或問乃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則亦引前章之說以釋後章之旨亦足以見前說之義為詳且密也○陳氏曰仁惟此心純是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全體云者非指仁之全體而言乃所以全體之也○西山真氏曰仁者兼該萬善無所不

備如人之頭目手足皆具然後謂之人也○雙峯饒氏曰此體字當作活字看即君子體仁之體仁之體本全故體此仁者不可以不全○雲峯胡氏曰全體而不息如真蔡之說則仁之體本自渾全如陳饒之說則是以人全體之愚玩朱子之意仁道至大是說仁全體而不息者是說仁者之人收著一者字蓋仁只是人之本心所貴乎仁者於此心本體無一毫之虧欠又無一息之間斷也○新安陳氏曰胡氏通主仁者之人之說自是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為仁此體仁之說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仁以為己任弘也死而後已毅也仁者本心之全德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全體此仁即弘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不息即毅也必如此始足以參透全體而不息者之語歟通旨朱氏公遷曰愚承先君子之教曰仁之一字以成德言者不易言蓋無所不體而自然不息者聖人也能全體之而不免有息者亞聖者也

體之未必能全而息之時又多者仲弓子路以下是也若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而遠以為仁則非惟未加不息之功而實不知全體之妙矣○又按指仁之全體而言則為自然之德性自人能全體不息而言則為體道之成德此皆專言之仁能可謂之以德言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蔡人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

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新安陳氏

曰未能真知此理而無毫髮之疑則正當學時未是學優而仕時未可以治人故夫

子說其篤志程子曰不先自信何以治人○朱子曰斯之一字甚大有所指而言如事君忠

事父孝皆是這箇道理若自信得及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若自信不及如何勉強做得欲要自信得及又須自有所得於這箇道理上見得透全無些子疑慮方是信○斯只是這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於是雖已見得如此却自恐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尚自保不過雖是知其已然未能決其將然故○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曰吾斯之未能信

子說之朱子曰大意便是本初處若不會見得大意如何下手做工夫若已見得大意而不下手做工夫亦不可斯者非大意而何若推其極只是性蓋帝之降衷便是○陳氏曰關於心體上未到昭晰融釋處所以未敢出仕其所見處已自高於世俗諸儒但其下工夫不到頭故止於見大意爾又曰

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或問開未能自信而程子以為已見大意見道

分明何也朱子曰人唯不見其大者故安於小惟見之不明故若存若亡一出而入而不自知其所至之淺深也今開之不安於小如此則非見乎其大者不能矣卒然之間一言之對若目有所見而手有所指者且其驗之於身又如此其切而不容自欺也則其見道之明又為如何然曰見大意則於細微容或有所未盡曰見道分明則固未必見其反身而誠也○慶源輔氏曰人惟見道不明故所言含糊不決今開斷然以為未能信未可以仕而治人故知其見道分明也○胡氏曰謂之見道分明者凡毫釐之未信皆自知

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得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慶源輔氏曰聖人明於知

人何不能知但其未信之實毫釐纖悉虛與意味曲折不若開自知之精耳其材可以仕

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

說之也朱子曰據他之材已自可仕只是他不欲如此小用了又欲求進是他先見大意了方肯

不安於小成若不見大意者只安於小成耳如人食藜藿未食芻豢只知藜藿之美及食芻豢則藜藿不足食矣又曰他是不肯便做小底所謂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問開之未信若一理見未透即是未信否曰也不止說一理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須是真見得不義不辜處便不可以得天下若說略行不義略殺不辜做到九分也未甚害也不妨這便是未信處這裏更須玩味省察體認存養亦會見得決定恁地而不可不恁地所謂脫然如大寐之得醒方始是信處耳○開所謂斯是

他見得此箇道理了只是信未及他眼前看得濶只是踐履猶未純熟他是見得箇規模大不入這小底窠坐曾點被他見得高下面許多事皆所不屑爲到他說時便都恁地脫灑想見他只是天資高便見得恁地都不曾做工夫○點見得高却於工夫上有疎略處聞見處不如點然有向進之意點規模大開尤縝密○論資稟之誠慤則開優於點語其見趣超詣脫然無毫髮之累則點賢於開然開之進則未已也○慶源輔氏曰器言其志量也所見者大所知者明則其志量自然不肯安於小成其進進不已之意不至於大而化化而不知之神不止也則他日所就果可量乎○胡氏曰開得其大而不局於小○雙峯饒氏曰集註釋悅字有三朱子謂悅其篤志程子謂悅其已見大意謝氏謂悅其不安於小成其實相貫惟其見大意故不安於小成惟其不安於小成故篤志○按程氏遺書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集註采之

以曾點事在後不欲學者躐之故去上二字○雲峯胡氏曰已見大意已字有意味蓋漆雕開已見大意而未析其微曾點已見大意而易略於細使二子之學各有所進則其已然者固如此而其未然者當不止於此也已字當如此看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

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

用字借

桴筏也後房越反編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

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

此歎與欲居 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

九夷同意 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待洛反 事理以適於義也

慶源輔氏曰聖人欲浮海豈有憤世長往之意其憂時閔道之心蓋有不得已者子路不惟今日遂以夫子為必行而喜其與已其平日所為多傷於剛果而不能裁度以適義如率爾之對迂也之言皆是也夫子所以教之○胡氏曰得時行道使天下無不被其澤此聖人之本心世衰道否至於無所容其身豈聖人之得已乘桴浮海雖假設之辭然傷時之不我用也如子路之勇於義不以流離困苦而二其心故謂其能從我是皆憂深思遠而形於言也子路不知夫子之本心而喜夫子之與已可謂直情徑行而無所付度也○汪氏炎昶曰集註不能字是揚而抑之處所能者稟賦之剛果所不能者學力之未至也

○新安陳氏曰既云勇於義又云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何也蓋勇於義是略見大意能勇於行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是不能審察精義而有誤勇決行之者故其仕於衛也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死之是勇於義不知食出公之食為非義是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乘去聲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

去聲後凡

言春秋傳者同

所謂悉索

所白反

敝賦是也

左傳襄公八年悉索音色盡也悉盡

敝邑之兵賦敝賦以討于蔡三十一年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

言子路之才可見者

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朱子曰仲由可使治賦才也不知其仁以學言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

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

上聲

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

知其仁也

朝音潮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魯人○朱子曰渾然天

便是不仁三子之心不是都不仁但是不純爾○問三子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曰不然蓋纔說箇仁字便用全體言若一事上能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纔說箇仁字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而無私了所以三子當不得箇仁字聖人只稱其才聖門工夫不過居敬窮理以修身也由求只是這些工夫未到極處夫子所以知其未仁若能主敬以窮理工夫到此則德性常用物欲不行而仁流行矣○慶源輔氏曰諸子之於仁蓋亦勉焉而未能有諸已也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耳方其志氣清明存養不懈則是

心存而有其仁及私意橫生少有間斷則是心亾而無其仁矣將以為有則有時而無將以為無則有時而有既不能必其有無則以不知告之○勿軒熊氏曰此與後篇由可使有勇求可使足民赤願為小相章互見兵財禮樂乃國之大政而三子之才皆足以當之見聖門有用之學然治事之才易見本心之德難全故夫子皆不許其仁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下同

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胡氏曰十者數之終以其究極

之所至而言二者一之對顏子明睿余例所照即始

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音悅告

往知來是其驗矣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朱子曰明睿所照

推測而知兩句當玩味明睿所照如明鏡在此物來畢照推測而知如將些子火逐些子照去○慶源輔氏曰聞一知十不是知一件限定知得十件只是知得周徧始終無遺聞一知二亦不是聞一件限定知得二件只是知得通達無所執泥知得周徧始終無遺故無所不悅知得通達無所執泥故告往知來然思與睿亦非兩事但有生熟之異始則思而通久則明睿生而物無遺照矣又曰惟是生知之聖人則全

體昭著不待推廣若夫學而知之者則須居敬窮理
漸漸開明固不能無淺深之異也○胡氏曰顏子之
於吾言無所不說可為知之驗又曰聞一知十豈有事可指
哉亦以况顏子明指舉
首見尾而已所不及耳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御音以不暇又

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

去聲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

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丘氏

反二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

自屈朱子曰凡人有不及人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

所以與其弗如之說○慶源輔氏曰自屈生於自知

於己知不難於自屈則不畫故既然之又重去聲許之

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朱

曰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底敏悟曉得時方擔
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實然他却極是曉得擔荷
得去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
門自曾顏而下便用還子貢如冉閔非無德行然終
是曉不甚得擔荷聖人之道不去所以孔子愛呼子
貢而與之語意蓋如此○新安陳氏曰孔門穎悟莫

如顏子子貢可以亞之所以終得聞性與天道與一以貫之豈局於聞一知二者哉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

於予與何誅朽許久反朽音汗與平聲下同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鏝莫官反也言

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新安陳氏曰志謂心志氣謂血氣志先惰氣隨而昏

則教無施處如朽木糞牆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

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

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行去聲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

失亦以重去聲警之也慶源輔氏曰宰予以言語稱於

然論喪則欲其短論仁則病其愚對社則失其義至此晝寢而夫子深責之且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

則能言而行不逮可見矣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

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毗祭反而後

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

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入聲氣居然而倦是宴安

之氣勝傲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
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彊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
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
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軒
蔡氏曰學者誠能立志以自彊則氣亦從之不至於
昏惰何有於晝寢故學莫先於立志○慶源輔氏曰
玩理以養心則志不昏以志而帥氣則氣不惰志不
昏氣不惰則有受教之地而聖人之教可得而施也
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朽正以喻其志氣昏惰
而教無所施耳聽言觀行聖人明睿所照不待是而
後能至誠與人不逆於詐故非緣此而盡疑學者
仁以體物教人不倦故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

焉於
虔反

剛堅彊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

申枨弟子姓名魯人慾多嗜時利慾也多嗜慾則不得

為剛矣問慾欲何分別朱子曰無心欲
字虛有心慾字實二字亦通用○程子曰人

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

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

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

子之未見也。振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下頂反

自好者乎。新安陳氏曰：孟子集註悻悻，怒意自好自愛其身也。故或者疑以

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耳。程子曰：凡人有慾則不剛至大至剛之氣

在養之可以至焉。○朱子曰：剛是堅強不屈卓然有立不為物欲所累底人。故夫子以為未見。○凡人纔

貪一件物事，便被這物事壓得頭低子纔有些慾，便被他牽引去。此中便無所主焉。得剛。○節齋蔡氏曰：

范氏謂剛者天德惟無慾者乃能之。神龍惟有慾是以人得求其慾而制之，亦得而食之。聖人無慾，故天

下萬物不能易也。蘇氏謂有志而未免於慾者，其志嘗屈於慾，惟無慾者能以剛自遂。某聞之師曰：剛者

外雖退然自守，而其中實有計較勝負之意。即此便是慾。聖

人觀人，直從裏面觀出，見得他中無所主，只是色莊便是慾了。○胡氏曰：剛則已大物小凡天下之可欲

者皆不足以動之，所謂仰於萬物之上是也。慾則已小物大隨其意之，所貪俯首下氣以求之，所謂屈於

萬物之下是也。所以相對而相反，有此則無彼也。○西山真氏曰：所謂勝物者，謂立志堅強不為外物所

奪。凡榮辱得喪禍福死生皆不足以動之。如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勝

物。非剛暴恃氣求以勝人之謂也。為物掩之謂慾言，陷溺於物欲之中不能自克，如為物遮覆掩過而不能

能出也。○雙峰饒氏曰：悻悻只是色厲底人。孟子所謂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是也。此

等人外面雖似剛，其中心不過為名。這便是自好便是慾。即所謂色厲而內荏也。○厚齋馮氏曰：振之剛

乃血氣之剛，夫子所言乃義理之剛也。血氣之剛物慾得以屈之，惟義理之剛則不為外物所奪。爾。○雲

峰胡氏曰孟子論浩氣曰至大至剛此天地之正氣也悻悻自好客氣也或人於申張惑其剛之似而夫子識其不剛之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上聲故夫子以為非子

貢所及朱子曰欲無加諸人此等地位是本體明淨發處盡是不忍之心不待勉強乃仁者之事夫子謂非爾所及言不可以躐等 ○程子曰我不欲

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

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而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

恕之別必列反○朱子曰此章程子晚年仁熟方看得如此分曉說得如此明白所以分仁恕者只是生熟難易之間爾熟底是仁生底是恕自然底是仁勉强底是恕無計較無觀當底是仁有計較有觀當底是恕 ○雲峰胡氏曰本文無字是子貢說勿字是夫子說程子是借夫子說恕之事以見子貢所言之事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賢遍反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慶源輔氏

曰威儀德之見乎容貌者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

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曰

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

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

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問子貢是因文章中悟性天

道抑後來聞孔子說邪朱子曰是後來聞孔子說曰文章亦是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曰固亦是發見處然他當初只是理會文章後

來是問孔子說性與天道今不可硬做是因文章得

○陳氏曰聖人教不躐等平時只是教人以文章到

後來地位高方語以性與天道爾○新安陳氏曰堯

之文章朱子釋以禮樂法度與此不同者堯達而在

上其文章見於治天下夫子窮而在下其文章惟見

於吾身在天下故以禮樂法度言在吾身故以威儀

文辭言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

也王氏曰此理在天未賦於物故曰天道此理具於

人心未應於事故曰性即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是

也文章至顯而易見此理至微而難言○西山真氏

曰文章二字之義五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成章文

者粲然有文章者蔚然有章文章可聞夫子平日以

身教人凡威儀文辭自然成文有章者皆是所謂吾

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也若性與天

心玄妙及躡等而無所益故罕言之論語僅有性相近一語亦已是兼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至於贊易方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一陰一陽之謂道繼善成性方是正說性與天道亦可謂罕言矣子貢後來始得聞之而有此歎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扶反有所聞而行之不

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

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朱子曰子路

急於行此古人為己之實處如人之飲食珍羞羅列須喫盡方好喫不盡又增加亦徒然○南軒張氏曰

有所聞而實未副勇者之所恥也唯恐有聞則其篤於躬行可知門人記此亦可謂善觀子路者矣然此之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者則未免有強力之意耳○慶源輔氏曰人之有勇多有用於非所當用者子路之勇用以力行真能用其勇矣○勿軒熊氏曰子路勇於力行而致知工夫不及所以死於孔悝之難○或曰此即子路聞斯行之之勇門人以為弗及而著之夫子以為兼人而退之何也雲峰胡氏曰著之者門人弗及其行之勇推敬之辭也退之者夫子恐其徒事乎行之勇陶成之術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

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聲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音語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恃其天資

多怠位高者多恥下問位高自驕多恥問於卑下故諡法有以勤

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諡為文以此

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去聲之

疾通於初妻之娣大計反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

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渠

其為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

春秋左氏傳云哀公十一年冬衛大夫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子朝宋人衛大夫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出宋朝之女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墜衛邑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

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文子遂奪其女不嫁

太叔疾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奪太叔疾

之軒車以獻於君恥是二者以奪妻奪軒二事為恥

故出衛人立其弟遺室之弟使室孔姑孔姑文子

之女疾之妻也使遺室之弟將攻太叔也訪

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胡簋禮器也夏曰胡周曰

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

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史記諡法解惟

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諡遂叙諡法諡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有大功則賜之善號以為稱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出於人名謂諡號經緯天地文道德博聞文勤學好問文慈惠愛民文愍民惠禮文賜民爵位文○朱子曰此章因論諡而發然人有一善之可稱

聖人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問孔姑事如此不好便敏學好問濟得甚事曰古諡法甚寬所謂節以一善言只有一善亦取之節者節略而取其一善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敏學下問亦是他好處周禮諡只有三十八字不成說孔文子與文王一般蓋人有善多者則摘其尤善者一事以為諡亦有只有一善則只取其一善以為諡而隱其惡如孔文子是也惟無一善可稱而純於惡然後名曰幽厲耳○如織布緇經是直底緯是橫底經天緯地是一橫一直皆是文理故謂之文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此便是經緯天地之文○胡氏曰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天文也山嶽河海草木花卉地文也微而鳥獸蟲魚皆有文焉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經天之文也封山濬川若草木鳥獸緯地之文也天文粲乎上地文陳乎下聖人處乎中而經緯之所以裁成輔相之以為用也○厚齊馮氏曰諡法之為文者六而勤學好問

居其一殆取諸此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克各反也慶源

輔氏曰首篇釋恭為莊敬此又釋為謙遜者恭敬謙遜皆禮之端緣此下文有事上也敬故以謙遜釋恭謹恪釋敬蓋謙遜乃恭之實而於行己為切謹恪乃敬之實而於事上為宜也惠愛利也使

民義如都鄙有章通考仁山金氏曰都鄙如大都三都建旗縣鄙建旒當時鄭國多強族分食都鄙必多後僭故子產限之使城郭車旗章服各有尊卑也

上下有服通考仁山金氏曰謂使貴賤衣冠各有等級不得踰後當時鄭國衣冠踰制者藏而

不敢服故有取田有封洫忽城反通考仁山金氏曰我衣冠之頌

以限井田之界當時井田制壞漸有開阡陌相侵越兼并之患故使民封土為疆通水為洫以正經界止

侵并復田制一時使民力為之所以廬井有伍之類有作封洫之譏有取我田疇之謗

左傳襄公三十年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杜氏註國都及邊

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公卿大夫服不相踰封疆也洫溝也廬舍也九夫為井使五家相保○朱子曰有

章是有章程條法有服是貴賤衣冠各有制度鄭國人謂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緒之是子產為國時衣服有定制不敢著底皆收之囊中故曰取而緒之又曰有章是一都一鄙各有規矩有服是衣冠

服用皆有等級高卑義字有剛斷之意其養民則惠及使民則義惠與義相反便見得子產之政不專在

于寬就都鄙有章處見得義字在子產上不在民上○或問四者亦有序乎曰行已恭則其事上非有容

悅之私而能敬矣惠於民而後使之以義則民雖勞而不怨矣○新安陳氏曰事上之敬即行己之恭之

所推使民之義又所以濟其養民之惠也通考仁山金氏曰廬田間民舍井九夫為井所謂夫三為居三

居為井伍蓋五家為伍使之相親相愛鄉田同井使之相友相助而其中間有罪奇邪則相及慶賞則相

共以此節觀之子產治國之才非當世所可及然則稱之亦聖人待衰世之意○吳氏曰數

上聲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下同

三不知去聲者三是也張氏存中曰左傳文公三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逆祀也。僖是閔，允嘗為臣，位應在下。今躋居閔上，故曰逆祀。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展禽柳下惠也。文仲知其賢而使在下位，不與立于朝也。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屬，凡六關，所以禁絕來遊而廢之。妾織蒲，以蒲為席，是與民爭利，三不仁也。作虛器，謂居蔡之室而山節藻梲也。有其器無其位，故曰虛。縱逆祀，聽夏父弗忌躋僖公祀爰居，爰居海鳥也。三不知也。又按家語，頌曰：置六關，王肅云六關，關名，曾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客，故為不仁。傳曰：廢六關，未知孰是。姑併錄之。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益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厚齋馮氏曰：自其立謗政作丘賦，制參辟鑄刑書言之，其所未盡者誠多也。自春秋之時言之，知君子之道者，誠寡也。聖

人之言，褒不溢，美貶不溢，惡稱其所長之多，而所短自不能掩爾。○雲峰胡氏曰：集註於使民義獨跡其實而言者，子產為政三年，與人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植之，及其卒也，孔子聞之曰：古之遺愛也。先儒云：子產精神全在義字上，夫民之所以頌之，夫子所以取之者，以其惠而能義。孟子所謂惠而不知為政，姑指濟人一事而言爾。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南軒張氏曰：聖人論豫之六二，介于石，不瀆，為知幾，蓋交道易以陵夷，非正其志者莫之能守也。交久而敬不衰，亦可謂善矣。聖人於人雖一善

必錄天地之心也。勉齋黃氏曰：朋友人倫之一，可不敬乎？攝以威儀，用觀以善，一有不敬，則失朋友之道矣。惟其久而敬也，則愈久而愈親，拍肩執袂，以為氣合。酒食遊戲，相徵逐，以為生死不相背負，未有能全交者也。夫子美平仲之善交友之道，盡於此矣。○采氏少蘊曰：夫子在齊，與平仲處者八年，故知其如此。○新安陳氏曰：常人之交，初則敬，久則玩，久而玩必不能全交，久而不替，初心之敬，所以為善交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梲，章悅反。知，去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魯孝公生僖伯，彊字子臧，辰其曾孫，謚文。居

猶藏也。蔡，大龜也。古註：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為名。長尺有二寸。節，柱頭

斗拱也。音拱。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

而刻山於節畫。俗作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

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

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朱子曰：卜筮事聖人，固欲人信之，然藏龜須自有合

當處，今乃如此，是他心惑於鬼神，一向倒在卜筮上了。安得為知古說他僭若是僭，便是不仁了。今只主不知言大夫不藏龜於家，乃因立此說。臧文仲在當時人說是非常底人，孔子直見他不是處，便見得聖人微顯闡幽處。○南軒張氏曰：所貴乎知者為其明見理之是非也。方其時世俗以小慧為知，故於文仲有惑焉。夫子明之，使人知夫所謂知者在此而不在彼也。○新安陳氏曰：不務民義，本文無此意。然諂瀆鬼神者，必不務民義務。民義務者，必不諂瀆鬼神。二者常相關，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

謂知矣朱子蓋即答樊遲問知之意以斷臧文仲歟 ○張子曰張子名載字子厚號橫渠先生

長安山節藻梲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

知宜矣朱子曰三不知皆是諂瀆鬼神之事○國語曾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

文仲使國人祭之文仲以為神故命人祭之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

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

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知如字焉於虔反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奴口於

音菟音徒○左傳宣公四年初若敖娶於邲音二生鳥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邲淫於邲子之女

伯比私淫之生子文焉邲夫人使棄諸夢中夢音蒙又如字澤名也虎乳之邲子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

告言其女私通伯比所生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去聲伯比實

為令尹子文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去聲知有其國

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勉齋黃氏曰喜怒不

形釋三仕三已無喜愠物我無間釋舊政告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

無人欲之私也通考仁山金氏曰左氏莊公三十年楚申公鬬斑殺子元鬬穀於菟為令

尹至僖公二十三年子玉為令尹二十八年子玉死
為呂臣為令尹三十三年子玉為令尹其後子文之
死傳又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為令尹則是卒又為令
尹也卒而子文繼之三仕三已別無所考子玉之為
令尹也子文先為之治兵而子玉復治之子玉死為
呂臣為令尹其後子玉又為令尹子玉呂臣子上之
問子文太宰執其政以代其缺歟又曰左氏僖公二
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代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
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
若國何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
靖者與有畿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子文治兵於揆
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杜氏謂子文欲委重於
子玉故略其事為賈曰子之傳政於子玉以靖國也
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按此傳政之說亦舊政
告新之證但子文之傳政子玉乃以令尹賞戰功城
濮之役又重其事權以行此所以啓子玉好戰而致

敗也其他事
蓋可想矣 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或問

令尹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程子曰此只是
忠不可謂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問
令尹子文之忠若其果無私意出於至誠惻怛便可
謂之仁否朱子曰固是然不消泥他事上說須看他
三仕三已還是當否以舊政告新令尹又須看他告
得是否只緣他大體既不是了故其小節有不足取
如管仲之三歸反玷聖人却與其仁之功者以其立
義正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
耳通考張氏師魯曰未知焉得仁當為二句集註於
令尹子文始之以未知終之以未許於陳文子始之
以未知而終之以不許各為兩節且又有輕重於
其間必讀作二句然後文義方通而得集註之意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

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去聲

崔子齊大夫名杼直呂反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

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匹也通考仁山金氏曰四馬共駕一車因以四匹為

乘古者車馬出於田賦每甸出車一乘則十乘乃十甸之地其采邑之大可知違去也文子

潔身去亂不使弑逆之惡得汗其身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

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

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

其仁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左傳齊棠公棠邑大夫之妻東郭偃之姊

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

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其無冠乎言雖不為崔子猶自應有冠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間晉之難

而伐之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於晉而不獲間公輒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伺公間隙五

月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公來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氏入于室與崔

子自側戶出公俯楹而歌歌以命姜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

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謂崔子宮近公宮或淫者詐稱公陪臣于胡且

反振將侯反有淫者不知二命于振行夜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與墜同

○愚聞之師曰當去聲理而無私心則仁矣宋子曰有人事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處事又未必當於理惟仁者內無私心而外之處事又當於理須表裏心事一皆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之私乃可

事雖其制行去聲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

荀子不苟篇曰君子行不貴苟難唯其當之為貴注當謂合禮義也遂以小者二子之小善信其大者仁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

章不知其仁雍也仁而不佞及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後篇仁則吾不知

之語憲問克伐怨欲不行并與三仁微子箕子比干夷齊之事求仁得仁觀

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問陳文子之清令尹子文之忠

使聖人為之則是仁否程子曰不然聖人為之亦只是清忠朱子曰仁者心之德聖人所以不許二子者正以其事雖可觀而其本心或有不然也子文三仕三已略無喜愠盡以舊政告之新尹文子有馬十乘棄之如敝屣然此豈是易事後人因孔子不許之以仁便以二子之事為未足道此却不可須當思二子所為如此高絕而聖人不許之以仁者因如何便見得二子不可易及仁之體段實是如何切不可容易看○二子忠清只就事上說若比于夷齊之忠清是就心上若比于夷齊是有本底忠清裏有仁

二子之忠清只喚做忠清。問子文文子之事程子謂聖人爲之亦只是清忠。夫聖人無一事之非仁而乃云爾者何也。南軒張氏曰：程子之意大要以爲此事只得謂之清忠。然在二子爲之曰忠曰清而止矣。仁則未知也。在聖人事或有類此者以其事言亦只得謂之忠清。然而所以然者則亦不妨其爲仁也。如伯夷之事雖以清目之亦何害其爲仁乎。○胡氏曰：不知其仁謂非全體不息者不足以當之也。仁則吾不知謂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克伐怨欲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殷有三仁謂三人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夷齊之仁謂皆求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也。夫全體者無虧欠也不息者無間斷也。至於外若無虧欠間斷而中之私意根萌猶在焉亦不得謂之仁。必其見於事者皆當於理而發於心者皆無所私然後可以謂之仁也。○雙峰饒氏曰：論語言仁有以德言者

有以事言者如雍也仁而不佞。問子路仁乎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難。皆是以德言。子文文子未知焉得仁夷齊求仁得仁殷有三仁皆是以事言。以德言非全體而不息不足以當之以事言則須當理而無私心乃可以當之。顏子於仁可言全體仲弓便不可謂之全體。顏子三月不違庶幾久而不息。日月至焉能至而不能久不可謂之不息。夷齊三仁事當理而心無私故皆可謂之仁。子文文子之事非特心未能無私而事亦不當理何以得爲仁乎。○通考程氏復心曰：全體不息大段從體上說來當理無私大段從用上說來全體不息是盡仁之實當理無私是求仁之要。子路冉求文子子文一偏之性事偶當乎理者也不可以外著之似而許其仁也。仁體乎事事當乎理固可因用以見其體之該。惟即理而理無不在也。仁根於心。心雜乎私不可以用而許其仁之全情出於氣而氣或有偏也。孔子罕言仁亦不輕許人以仁其

罕言也欲求之事物之實而不虛慕其仁之名也其
不輕許也不因其事為之小而遂與其仁之大也知
此可以知心德之全矣○涂潛生曰忠者未必仁也而仁者未必不忠清者未必仁也而仁者未必不清
忠與清皆仁中之一事心能全此仁則忠與清在其
中子文文子之事未知其果當於理而真無私心故
不許其仁者以其出於一時之勉強耳
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去聲楚

所謀者無非僭王猾

戶八反

夏之事

左傳莊公三十年楚殺令尹子元以

鬪穀於菟為令尹僖公三十三年楚成得臣伐陳取
焦夷子文以為功使子玉為令尹子文為令尹凡二
十八年注杜氏曰按莊公三十年楚成王立九年矣
僖公二十三年即成王之三十六年也楚自武王三
十七年僭稱王魯桓公之八年也武王五十一年卒
子文下立文王十三年卒子堵敖立堵敖五年卒弟

成王立僖公元年楚成王之十四年也楚伐鄭鄭即
齊故也五年楚鬪穀於菟滅弦六年楚子圍許許男
而縛衡璧乃釋之十二年楚人滅黃十五年楚人伐
隨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鬪穀於菟帥師伐
隨取成而還二十一年宋人以為鹿上之盟以求諸
侯於楚楚人許之諸侯會宋公子孟楚執宋公以伐
宋已而釋之二十二年楚人伐宋宋公及楚人戰于
泓宋師敗績公傷股明年宋襄公死二十三年楚師
伐陳討其貳於宋也此僭王猾夏之事也通考仁山
金氏曰楚自熊通僭號是為楚武王至魯莊公三十
年子文為令尹僖元年楚人伐鄭與齊桓公爭諸侯
連年侵伐於是齊為陽穀之會僖之四年齊桓有次
陘之師雖受盟於召陵而明年子文身有滅弦之師
以撼江黃道栢又明年楚人圍許與齊桓公爭鄭僖
之十一年伐黃明年滅之十五年伐徐齊桓公救徐
而楚卒敗徐於婁林及齊桓公卒僖之二十年子文

身有伐隨之師以爭漢東諸侯二十一年宋襄公為孟之會而楚執宋公以伐宋又明年敗宋師于泓取鄭二姬以歸子文無諫也二十三年得臣伐陳取焦夷城頓而子文以令尹賞之及晉文公立而楚伐宋伐齊子文又重子玉之權以遺之卒以致敗然猶爭霸不已凡此皆僭王猾夏之事宋子云如管仲三歸反非聖人却與其仁之功者以其立義正也故管子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

文子

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上不能規正莊公次不能討杼弒逆**通考**仁山

金氏曰崔杼之弒君申鮮虞責問丘嬰曰君昏不能正危不能救死不能死申鮮虞尚以責嬰况陳文子為大夫其不能正君討賊安得無罪

又不數歲而復

扶又

反於齊焉

左傳

襄公三十七年未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欲息民之名如一旨告趙孟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

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携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注杜氏曰按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弒齊君是時陳文子出奔二十六年不經見二十七年文子有弭兵之說則文子自出奔復反於齊凡二年通考仁山金氏曰陳文子出入皆不見於春秋襄公二十五年經書齊崔杼弒其君光不書陳須無出奔二十七年宋向戌弭諸侯之兵齊人弗許陳文子請許之其六月齊慶封陳須無皆至會則是崔子弒君之三年文子已復反於齊預其大政而傳不明言其反也其九月崔氏內亂慶封為杼攻崔氏盡俘其家杼至無所歸縊而死傳不言陳文子與謀與否三十八年文子又主朝晉之謀其冬文子父子始與謀攻慶氏于朝須無以公歸慶封奔吳齊盡召群公子改殯莊公尸崔杼于市焉其後文子卒其子無字用事則其不仁亦可見至其孫乞厚施於國至桓弒簡公

矣朱子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今子文仕於蠻荆執其政柄至於再三既不能革其僭王之號又不能正其猾夏之心至於滅茲伐隨之事至乃以身為之而不知其為罪文子立於淫亂之朝既不能正君禦亂又不能先事而潔身至於篡弑之禍已作又不能上告天子下請方伯以討其賊去國三年又無故而自還復與亂臣共事此二者平日之所為止於如此其不得為仁也明矣然聖人之言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雖不輕許而亦不輕絕也學者因其言而反以求之則於仁之理與人之所以得是名者庶幾其可默識乎○雲峰胡氏曰子文知有楚而不知有周以春秋尊王之義責之不仁矣文子知有已而不知有齊以春秋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新安陳氏曰論至此則其事不當理而心之私可見矣夫子只言未知焉得仁而朱子直

斷其為不仁蓋本章外究竟到底之斷案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三去聲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音甫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

去下聲同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左傳又公六年季文

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杜註聞晉侯病故既而晉襄公果卒斯語辭程子曰

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

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感矣故夫子譏之朱子曰天

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思止於再者欲人之以義制

事而不汨於利害之私也○思之未得者須著子細
思到思而得之方是一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心更
思一遍如此則無不當○問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
日所思豈止於三日橫渠云未知立心惡多思之致
疑已知立心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
勤而何厭推此求之可見○潛室陳氏曰若為學之
道則不厭思此只為應事言之耳 ○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

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初患立文子乃不能討

反為去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

反感之驗歟左傳文公十八年二月公薨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

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
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惡太子視

其母弟宣公元年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于
平州齊地以定公位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
討臣子殺之與弑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通考仁
山金氏曰季文子縱襄仲殺適立庶於是矚宣公之
短黜莒濮之賞以奪其權賂齊侯之會以固已位其
後宣公患其專與公孫歸父謀去之宣公薨季文子
惡歸父而恨宣公又假立庶帝是以君子務窮理而
罪而逐之始終無非私意矣

貴果斷都玩不徒多思之為尚問再斯可矣只是就

說在學者窮索義理則思之思之而又思之愈深而
愈精豈可以數限而君子物格知至者萬事透徹事
物之來皆有定則則從容以應之亦豈待臨時方致
其思不審此語只是文子事抑衆人通法皆當以再
為可耶不容有越思耶而程子又何故只就為惡一
邊說也朱子曰物格知至者應物雖從容然臨事豈

可不思况未至此豈可不熟思耶故以再思為衆人之通法蓋至此則思已熟而事可決過則惑矣○雙嶠饒氏曰窮理是思以前事果斷是思以後事○陳氏曰理之明則是非判斷之果則從違決○新安陳氏曰務窮理明也貴果斷決也明於方思之初決於既思之後若不明不決而徒多思則愈思而愈惑矣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也知去聲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任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

不避艱險凡其所處聲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

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衛侯聞楚師敗楚成王與晉文公戰于城濮衛地也楚師敗績懼出奔楚初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弗許晉伐衛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聞楚敗出居襄牛之地以避晉而遂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元咺衛大夫叔武衛侯弟使攝君事以受盟于踐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音狩夷叔御叔武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甯俞時從衛侯在外故與衛人盟衛侯先期入甯子先禿入欲安喻國人長牂音臧守門以為使去聲也與之乘而入長牂

與甯子共載而入國公子歛犬華仲前驅歛市專反
華去聲二子竝衛大夫衛侯遂驅掩甯子未備叔武
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
罪也枕去聲之股而哭之歛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
出奔晉冬會于濫討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
為輔鍼其廉反莊子為坐坐獄為坐士榮為大士治
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
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坐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
質正元咺蓋今長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衛侯不勝
三子辭屈故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
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籥焉
橐音託衣囊也籥音旃糜也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
以衣食為已職信其忠至所慮者深元咺歸于衛立
公子瑕瑕衛公子適也○僖公三十年夏晉侯使鑿
衍酖衛侯衍鑿名晉文欲殺衛侯而罪不至死故使
鑿因治疾而加酖毒甯俞貨鑿甯子視衛侯衣食得

知其謀乃以貨賂鑿使薄其酖公為去聲之請魯僖
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毀與珏同二玉相
合曰珏王許之襄王許之秋乃釋衛侯杜氏曰按左
氏僖公二十五年衛文公卒子成公立僖二十六年
即位成公元年也經稱公會衛甯速盟于向甯速莊
子也則莊子嘗逮事成公矣至僖公二十八年傳稱
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武子名俞速之子即成公
即位之三年也以此考之甯莊子當死于成公三年
左右而後子俞為大夫則武子未嘗事文公集
註謂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與此少異○程
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新安陳
氏曰朱子謂其不避艱險程子以為能沈晦亦有不當愚者
者蓋於艱險中能沈晦非避事也
比干是也朱子曰邦無道時全身退聽人皆能之武
子不全身退聽却似愚然又事事處置得

去且不表著其能所以為愚不可及也又曰武子九世公族與國同休戚却與尋常無干涉底人不同○成公失國若智巧之士必且隱避不肯出武子竭力其間至誠懇惻不避艱險却能擺脫禍患卒得兩全非能沈晦何以致此若比以智自免之士武子却似箇愚底人但愚得來好若使他人處之縱免禍患不失於此必失於彼○他人於邦無道時要正救者不免禍患要避患者又却偷安若武子之愚既能韜晦以免患又自處不失其正此所以不可及○問甯武子世臣他人不必如此曰然又看事如何若羈旅之臣見幾先去則可若事已爾又豈可去此事最難當權其輕重○雲峰胡氏曰武子於衛為公族比干於紂為父族皆與國存亡者也特衛成公之患在外欲免之非沈晦不可紂之惡在已不諫之而諉於沈晦亦不可程子所謂亦有不當愚者最見時中之義○新安陳氏曰以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及稱南容不廢

免刑戮蘧伯玉仕卷懷等例之則有道而知當是發舒以自見無道則愚當是韜晦而無為今證以武子之時與事無事可見反謂之知盡忠濟難反謂之愚何也蓋處有道而安常者易處無道而濟變者難武子當文公時安常處順知者行所無事此可及之知也當成公之失國國家多事而能竭忠冒險保身全君此知者所避而不敢為乃若愚而冒為之非真愚也柳子厚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知而為愚者也不得為真愚是也通考石山金氏曰愚謂迹之似愚也患難不巧避沈晦不招禍而能委曲以濟君此其不可及也程子此段又是章外之意蓋比于是王族少師甯武子是九世公族邦無道之時皆當正救維持甯子以沈晦維持迄能有濟而且免患但衛侯出入始終以亂亦是甯子欠匡救之功不無失諫之過蓋文公不禮重耳之時甯已自失諫文公背華從楚又失諫其疑叔武又失諫已盟而疑先期而入又失諫

其再入也賂殺元咺及子瑕又失諫夫君無道而不諫但務沈默以兩全之雖不可及然君子濟世一以愚為尚亦有所不當者故又出比干一條以補此章之意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

知所以裁之與平聲 斐音匪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

通考仁山 金氏曰夫

子凡三至陳有匡人之難反衛再適陳蓋經宋難之難主司城貞子家后又自陳適蔡有絕糧之厄遂如葉楚昭將用孔子子西止之會卒三則又自葉反適陳在陳久之反衛明年即自衛反魯此言蓋發於三在陳之時明年即歸魯此章當連後篇中行章及孟子末篇觀之則意極明備

吾黨小子指

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

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

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

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息其次

本孟

子不得中行而與之一章說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

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

如曾點之狂易流於

老故欲歸而裁之也

問何故只思狂士不及狷者朱子曰狂底却有軀殼可以驅策

狷者只是自守得些便道是了所謂言必信行必果者是也○成章是有首有尾雖狂簡非中然却做得

這箇道理成箇物事不是半上落下故聖人雖謂其狂簡不知所裁然亦取其成一箇道理大率孔門弟子隨其資質各能成就如子路之勇真箇成一箇勇冉求之藝真箇成一箇藝言語德行之科一齊被他做得成了○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蓋他狂也是做得箇狂人成○問孔子欲歸而裁之後來曾皙之徒弔喪而歌全似老莊聖人既裁之後何故如此曰裁之在聖人聽不聽在他○慶源輔氏曰大凡學者易得有狂簡之病非篤志爲己者不能免也雖琴張曾點猶或墮於此失志意高遠即所謂志大也過中失正即其略於事者也大凡人之志意高遠則勢利拘絆他不住故或可與進於道然溺於高遠又有脫略世故之弊故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是以不可不有以裁之而使歸於中正也○徽庵程氏曰狂簡者志大而略於事宜其梗槩疏率乃能斐然成章者蓋其稟氣英明賦質堅勁雖致廣大而不屑

於精微然其規模之廣大實非卑下者所能攀雖極高明而不屑於中庸然其志趣之高明實非平凡者所能企也其立心制行豈不斐然可觀但各矜所自得非得聖人以裁之則廣大雖可觀而精微有未究高明雖可喜而中庸有未協且有琴張曾皙牧皮之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矣○新安陳氏曰狂者易過中失正得聖人裁之則得中正矣
狂則必貴於裁裁則不終於狂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

史記列傳索隱孤竹君是殷湯所封相傳至夷齊之

父姓墨胎氏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其謚也地理志云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
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

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免焉其介如此介孤

特而有分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鳥路之人能改反

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

者之量去聲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朱子曰伯夷介

辟宜其惡惡直是惡之然能不念舊惡却是他清之好處伯夷平日以隘聞故特明之○伯夷叔齊不念舊惡要見得他胸中都是義理人之有惡不是惡其人是惡其惡耳到他既改其惡便自無可惡者今人見人有惡便惡之固是然那人既改其惡又從而追之此便是因人一事之惡而遂惡其人却不是惡其惡也此與不遷怒一般其所惡者因其人可惡而惡之而所惡不在我及其能改又只見他善處不見他

惡處聖賢之心皆是如此○南軒張氏曰以夷齊平日之節觀之疑其狹隘而不容矣今夫子乃稱其不念舊惡何其宏裕也蓋於其所為亦率夫天理之常而其胸中休休然初無一毫介於其間也若有一毫介於其間則是私意之所執而豈夷齊之心哉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呼醯

反西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

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

物掠力灼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

枉雖小害直為大

事有大小理無小大

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

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

通作

與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

都玩反

之所以

教人不可不謹也

朱子曰如此予必如此取只看他小事尚如此到處千駟萬鍾亦只

是這模樣范氏云害其所以養心者不在於大此語尤痛切醜至易得之物尚委曲如此若臨大事如何得當纔枉其小便害其大此皆不可謂誠實也○問看孔子說微生高一章雖一事之微亦可見王霸心術之異處一便見得皞皞氣象一便見得驩虞氣象曰然○慶源輔氏曰平心順理以應物則為直若有一毫計較作為則不得為直知乞醢以應人之求為不直則知所以為直矣○厚齋馮氏曰人謂申枨剛

夫子以慾知其非剛人謂文仲知夫子以居蔡知其不知人謂微生高直夫子以乞醢知其非直夫子知人之道於衆好之而必察蓋如此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

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將樹反

足過也

朱子曰足者謂本當如此我却以為未足而添足之故謂之足若本當如此則是自足了

乃不是足凡制字如此類者皆有兩意

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

或問

左丘明非傳春秋者邪朱子曰未可知也先友鄧著作名世考之氏姓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耳○左丘明所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恥巧言左傳必非其所作

甚於穿窬也

慶源輔氏曰此雖與穿窬事不類然其心陰巧譎詐以取悅媚謀傾陷側甚於

穿窬○陳氏曰穿窬者之志不過陰取貨財而止若過詔以事人匿怨而面友其所包藏豈止於取貨財之謂邪故可恥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

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

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朱子曰匿怨心怨其人而外與交也孔門編排此書已從其類

此二事相連若微生高之心久而滋長便做得這般可恥事出來巧言令色足恭與匿怨皆不誠實者也人而不誠實何所不至所以可恥與上文乞醯之義相似○勉齋黃氏曰巧令足恭諂人也其可恥者卑賤而已藏怨外交姦人也其為險譎尤可恥○雙峰饒氏曰此上二章皆是教學者立心以直舉微生高

是要人微事亦謹舉左

丘明是要人表裏如一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衣去聲

衣服之也表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

而不伐是也

見繫辭上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

或曰勞勞事

也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前說與上句皆

謙也後說恕也○朱子曰顏子是治箇驕字子路是治箇吝字顏子之志不以己之長方人之短不以己之能愧人之不能是與物共○問無伐善無施勞善與勞如何分別曰善是自家所有之善勞是自家做出來底○無伐善是不矜己能無施勞是不矜己功○南軒張氏曰人之不仁病於有己故雖衣服車馬之間此意未嘗不存焉子路蓋欲克其私於事物間者其志可謂篤而用功可謂實矣至於顏子則又宏焉理之所在何有於己其於善也奚伐為吾之所當為而已其為勞也奚施蓋存乎公理而無物我之間也學者有志於求仁則子路之事亦未宜忽要當如此用力以為入德之塗則顏子之事可以馴致矣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

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

去聲

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

合二說其

義方備老者我養之以安而後方安於我○問孔子舉此三者莫是朋友是其等輩老者是上一等人少者是下一等人三者足以盡該天下之人否朱子曰然○勉齋黃氏曰集註前說是作用後說是效驗後說與綏斯來動斯和意思相類自是聖人地位但前說却有仁心自然物各付物之意有天地發生氣象况顏子子路皆是就作用上說故前說為勝
○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

朱子曰他人於微小物事尚戀不能捨仲由能如此其心廣大而不私已

矣非意在於求仁乎○子路顏子孔子皆是將已與物對說子路便是箇舍己忘私底意思今若守定他這說謂此便是求仁不成子路每日都無事只是如此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使子路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子孔子又就他那一般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趙氏曰求仁猶與仁爲二不違仁則身已居仁而常不去安仁則心即仁仁即心安而行之無適非仁矣 又曰

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

楚宜爾程子曰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無施勞反是他顏子性分上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朱子曰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子路須是有箇車馬輕裘方把與朋友共如顏子只就性分上理會無伐善無施勞車馬輕裘則不足言矣然以

顏子比之孔子則顏子猶有箇善勞在若孔子便不見有痕迹了又曰子路底淺顏子底深二子底小聖人底大子路底較粗顏子底較細膩然都是去得箇私意了只是有粗細○子路收斂細密可到顏子地位顏子底純熟又展拓開可到孔子地位○西山真氏曰聖門學者誠實端慤言者即其所行行者即其所言苟躬行有一毫未到斷不敢輕以自許子路爲人勇於爲善而篤於朋友故所願如此蓋私之一字乃人心之深害私苟未忘雖於骨肉親戚之間尚不能無彼此物我之分况朋友乎子路之言雖只及朋友然觀其用心則其至公無私可見矣顏淵之志又大於子路蓋視己之善如未有善視己之勞若初無勞觀其用心雖至堯舜地位亦歉然常若不足子路所謂車馬衣裘與朋友共特顏子善中之一善耳夫子之言志又大於顏淵蓋二子猶未免於用意若聖人則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之於上而天地之間無

一物不得其所不待物物著力然後能之又非二子所及然今學者且當從子路學起必如子路之忘私然後方可進步不然則物我之私橫於胸中如蠹賊如戈戟然又安能有善不伐有勞不矜如顏子乎况於聖人地位又高又遠非用力所可到須德盛仁熟從容中道然後不期而自至耳此非始學之事故必先學子路之忘私而後可

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

問浴沂地位恁高程子稱子路言志亞於浴沂何也

朱子曰子路學雖粗然他資質也高如人告以有過則喜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見善必遷聞義必徙皆是資質高車馬輕裘都不做事看所以亞於浴沂故程子曰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也又問浴沂是自得於中而外物不能以累之子路雖未至自得終亦不為外物所動矣曰是○

胡氏曰以氣象觀之子路發於意氣者也顏子循其性分者也夫子則渾然天理者也子路所以亞於浴沂以其胸次灑落非勢利所得拘使無所滯礙則會稽之所至矣聖人信不可及顏子地位亦高誠能先於貨利之間慕子路之勇決而去其吝嗇之心於求仁之方亦庶幾矣○慶源輔氏曰子路雖有曾點氣象而其實亦有不同曾點是知之事子路是行之事浴沂之智崇共敝之行實○新安陳氏曰人心天理本自周流特為私欲間隔故不得遂其與人同適之樂與人同利之仁爾子路之志雖未能超然如曾點之灑落然常人認物為已知有己不知有人以子貢尚貨殖以子夏見孔子尚不改紛華子路自甘做縵而與人共其輕肥私欲不間隔其天理之周流得遂其與人同利之仁豈不可亞於曾點與人同適之樂乎通考仁山金氏曰子路言志亞於浴沂則曾點亞於顏子但曾子是德行曾點是見趣耳

顏子

不自私己故無伐善如同於人故無施勞

朱子曰以善者己之

所有不自有於己故無伐善以勞事人之所憚知同於人故無施勞

其志可謂大矣然

未免於有意也

尚有勉行克治之意

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

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

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

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

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德聖賢氣象

問夫子如化工

及羈勒之喻朱子曰這只是理自合如此老者安之

是他自帶得安之理來友信少懷是他自帶得信之

理懷之理來聖人為之初無形迹如穿牛鼻絡馬首

都是天理如此恰似他生丁便自帶得此理來○新

安陳氏曰子路物與人共而不為己私者也顏子善

與人同而不為己私者也夫子則廓然大公有造化

物各付物之氣象不為己私不足以言矣通考朱氏

公遷曰四書言聖人之道德功業言辭氣象與夫謙

已誨人之辭凡五十四條子絕四以心言聖人顏淵

喟然歎叔孫武叔毀仲尼以道言聖人顏子贊其道

之妙言其不易學者如此子貢贊其道之高言其不

可毀者如此學不厭智也至夫子既聖矣以德言聖

人江漢以濯之至皜皜乎不可尚已子貢賢於仲尼

二章兼道德言聖人仲尼不為己甚者以德行言聖

人孟子言仲尼不為己甚孔子自言君子依乎中庸

二說互相發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章以功

用言聖人以予觀於夫子實於堯舜遠矣世衰道微至惟春秋乎以事功言聖人繼往聖開來學則其功賢於堯舜撥亂世而反諸正則其功著於春秋宰我舉其統體言孟子即其一事言見其禮而知其政至未有夫子也以禮樂言聖人豈惟民哉至未有盛於孔子也兼資質德行言聖人仲尼祖述堯舜章孔子之謂集大成至非爾力也兼德行學業言聖人子之所慎齊戰疾子鈞而不綱弋不射宿兼德行事實言聖人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不語怪力亂神以言辭言聖人子溫而厲君子有三變子之燕居寢不尸居不容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此五章見聖人氣象見於容貌之間老者安之至少者懷之子入太廟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此三章見聖人氣象見於言辭之間子食於有喪者之側子與人歌而善子見齊衰者孔子於鄉黨至閭閻如也食不語至必齊如也席不正不坐至立於阼階見齊

衰者至風烈必變升車必正立執綬至不親指師冕見至固相師之道也此九章見聖人氣象見於應物之際有哀矜閔恤之仁有節文委曲之禮所謂克積極其盛發見當其可也君在則趨如也與與如也君召使擯至賓不顧矣執圭執躬如也至愉愉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至復其位蹠蹠如也君賜食必正席至加朝服拖紳此五節見聖人氣象見於事君之際述而不作默而識之蓋有不知而作者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吾有知乎哉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君子道者三此七章見聖人自謙之辭吾十有五至所欲不踰矩十室之邑我非生而知之者德之不修加我數年文莫吾猶人也此六章聖人謙已誨人之辭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曰不

言而心自咎也人有所過而能自知者鮮上聲矣知過

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

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

矣南軒張氏曰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則懲創之深皆

察之力其必能舍舊而新是圖若是則於進德也

孰禦○勉齋黃氏曰自訟而見於言不若不言而自

責於心之深切○慶源輔氏曰口不言而心自咎最

改過之幾蓋悔悟深切則誠意所蓄根深力固纔說

出來意思便消散了○厚齋馮氏曰不曰不見而曰

未見不敢絕天下於無人也○雲峰胡

氏曰訟者欲勝人內自訟則能勝已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

也焉如字屬上句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

通考仁山金氏曰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二畝半之宅在田二畝半之宅在邑凡三十二家十室之邑甚言其小不滿三十二家也

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

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

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

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南軒張氏曰聖人斯言使學者知夫聖可學而

至雖有其質而不學則終身為鄉人而已○勉齋黃氏曰夫子自言好學固是謙辭然聖人惟生知所以自然好學學者一出一入而不加之意正以其不能真知義理之切身故爾

人與人同耳好學之至則元極此美質而為聖人不
 好學所以孤負此美質而不免為鄉人美質之不可
 恃而學力之所當勉如此○朱子答問云註疏之讀
 不成文理按註疏音焉如煙讀屬下文故朱子既音
 如字且云屬上句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五

百地

百地



